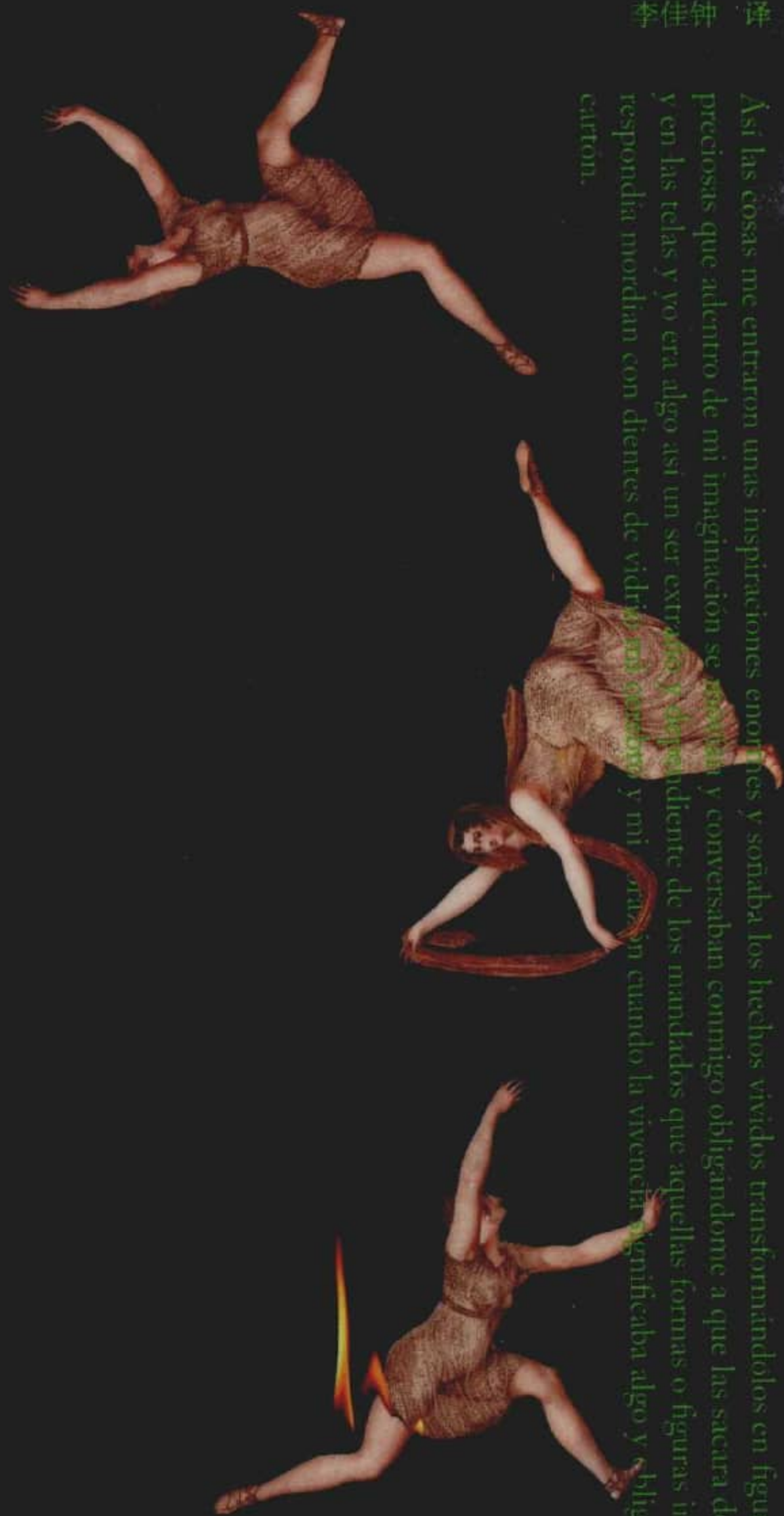


[阿根廷] 奥罗拉·本图里尼 著

李佳钟 译

Así las cosas me entraron unas inspiraciones enormes y soñaba los hechos vividos transformándolos en figuras cada vez más coloreadas y preciosas que adentro de mi imaginación se movían y conversaban conmigo obligándome a que las sacara de adentro y las volcara en los cartones y en las telas y yo era algo así un ser extraño y dependiente de los mandados que aquellas formas o figuras indicaban tínicamente y que si no les respondía mordían con dientes de vidrio mi cuerpo y mi cabeza cuando la vivencia significaba algo y obligaba ser vertida en una tela o en un carton.



Las Primas
Aurora Venturini

表姐妹

我们被迫活在世上，挤占了正常人生长的空间：

为什么要把堕落的孩子带到同样堕落和痛苦的世界？

不管是谁看完了我这些荒唐的胡话，都会骂我在浪费他的时间，

但同时不得不承认他放不下我：

我对于爱和死亡的愚蠢而苦涩的言论中，也有许多他们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这不是奇观，而是我们正常的人生。我们只是不普通，而非不正常。

Las Primas



Aurora Venturini

阅读《表姐妹》就像进入了一头横冲直撞的野兽腹中，它将带着你一路向前，无论旅途多么艰险，都会令你振奋不已。

——亚历山德拉·克利曼

《表姐妹》以其挑衅、畸形和出人意料的文风让你笑出声来。在如血般涌出的文字中，身体被推向极限。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

野
SPRING
更具体地生长

上架建议：文学·畅销
定价：49.00

ISBN 978-7-5598-9057-3



9 787559 890573 >

Las Primas

Aurora Venturini

表姐妹

[阿根廷] 奥罗拉 · 本图里尼 著
李佳钟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表姐妹/(阿根廷)奥罗拉·本图里尼著;李佳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1.

ISBN 978-7-5598-9057-3

I. I783.45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016EE3号

LAS PRIMAS

Copyright © 2007 Liliana Viola, Heir of Aurora Venturini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2020 by Mariana Enriquez

First published in Spanish by Tusquets Editores © 2007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BQ in conjunction with
Massie McQuilkin & Altman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24-008号

BIAO JIEMEI

表姐妹

作者:(阿根廷)奥罗拉·本图里尼

译者:李佳钟

责任编辑:彭琳

特约编辑:赵晴 苏骏

装帧设计:汐和 at compus studio

内文制作:燕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黄轩庄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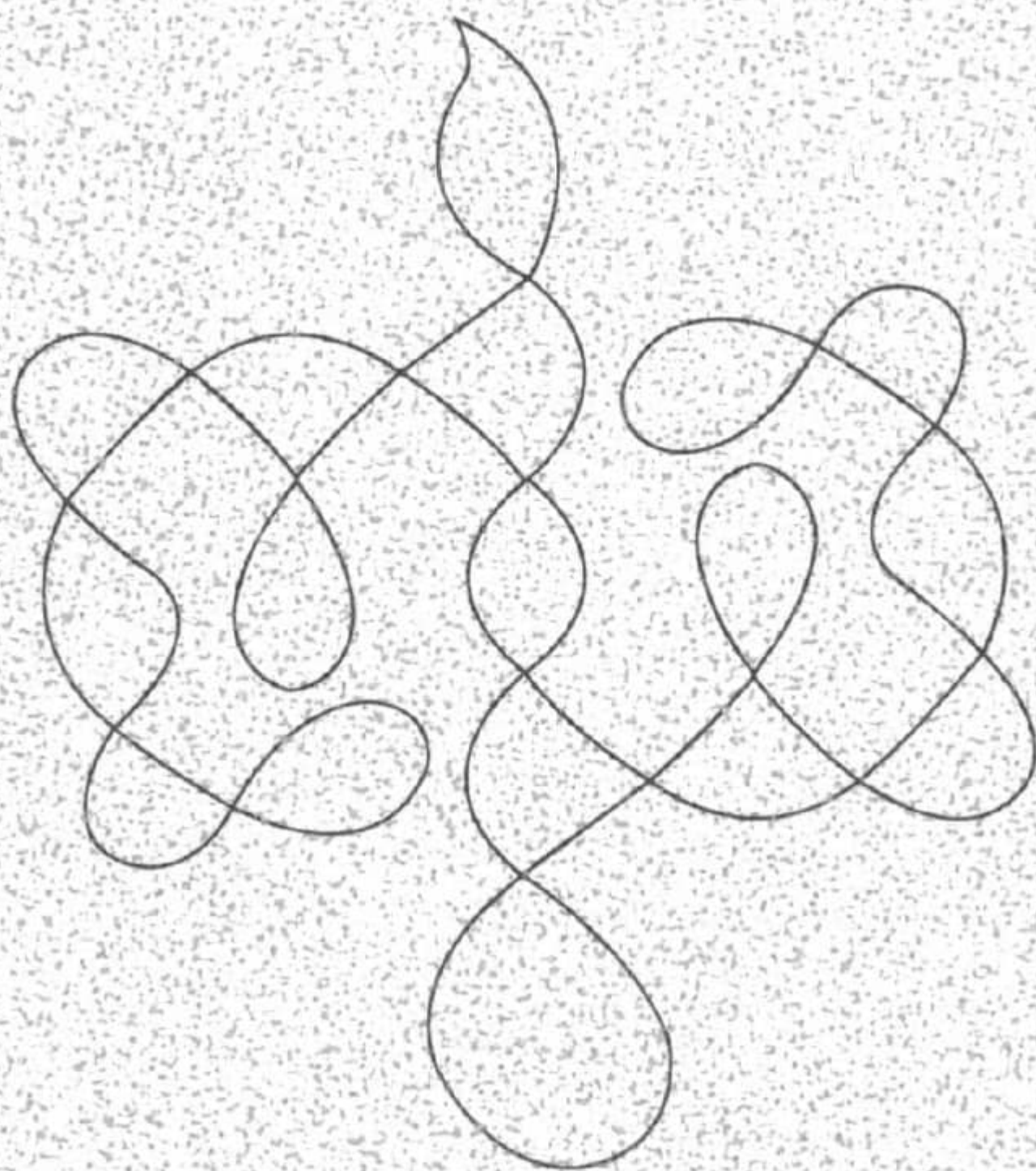
印张:6.75 字数:94千

2026年1月第1版 202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Pero todo pasa en este mundo inhumano. Por eso no es lógico afligirse demasiado por nada ni por nadie. Tendría que domar la bestia hirsuta que arañaba mis entrañas porque yo no era la excepción sino la posibilidad de evasión de un circo extravagante, de una desgraciada pléyade, de un océano de líquidos fatigados y murientes, sí, debía triunfar encima de toda esa barbaridad de excrementos y deformidades y lo haría al menos mientras me ayudaran las fuerzas vitales de la juventud.



奥罗拉·本图里尼
(1922—2015)

Aurora Venturini



阿根廷当代作家、诗人、译者。曾担任儿童心理和再教育研究所顾问，并在那里结识贝隆夫人。1948 年，博尔赫斯亲自为其首部诗集《孤独者》颁发“新作奖”。阿根廷政变后，流亡巴黎，成了萨特、波伏瓦、加缪、尤内斯库的密友。

著有四十余部作品，因翻译维庸和兰波等诗人的作品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铁十字勋章。2007 年，凭《表姐妹》以八十五岁高龄获得《十二页报》举办的“新小说奖”。

李佳钟

西班牙语文学译者，译有《阿尔塔索尔》《多情的不安》《在大理石的沉默中》《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等。

SPRING

野

更具体地生长



All This Wild Hope

我必须驯服那只抓挠我五脏六腑的暴躁野兽
因为我不是例外只是有小小的可能逃离怪诞的马戏团，
逃离可悲的庶民，逃离一片疲惫不堪、奄奄一息的海洋

我必须战胜那些可怕的排泄物和畸形的野蛮行为
只要青春的生命力还在助我一臂之力我就会继续战斗



Aurora Venturini
1922—2015

© Nora Lezano

2007年12月4日，由胡安·伊格纳西奥·博伊多、胡安·福恩、罗德里戈·弗雷桑、阿兰·保尔斯、桑德拉·鲁索、吉列尔莫·萨科马诺和胡安·萨斯图拉因组成的评审团，将《十二页报》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银行联合举办的“新小说奖”授予《表姐妹》，该作品以“贝阿特丽切·波尔蒂纳里”¹为笔名投稿。

1 贝阿特丽切·波尔蒂纳里（Beatriz Portinari），但丁的缪斯。在《神曲》的最后，她接替维吉尔成为但丁新的向导。——若非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目 录

ÍNDICE

序⁰¹

PRÓLOGO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

第一部

PRIMERA PARTE

残疾的童年¹¹ / 贝蒂娜的心理状况很糟¹⁴

特殊教育学校¹⁶ / 发育¹⁸ / 美术展²³ / 文凭²⁵

晚餐²⁷ / 妮妮姨妈³⁰ / 妮妮姨妈二三事³⁵

因格拉西亚姨妈⁴¹ / 妮妮姨妈和我的表妹卡丽娜⁴⁵

彼得拉⁴⁹ / 家的温暖⁵¹ / 家的欢乐⁵⁶

第二部

SEGUNDA PARTE

邻居⁷³ / 烤蕉之谜⁸¹ / 彼得拉的决心⁸⁴ / 画展进行时⁸⁸

彼得拉言出必行⁹³ / 隔壁女人的绝望震惊邻里⁹⁶

第三部

TERCERA PARTE

烧烤架落成典礼¹¹¹ / 贝蒂娜的生日¹¹⁹

何塞·卡马莱昂老师的客人¹²⁵ / 干杯¹³⁰

贝蒂娜需要一把新椅子¹³⁷ / 与彼得拉的早餐谈话¹⁴⁴

疑云¹⁴⁸ / 再次干杯¹⁵⁶ / 在民事登记处¹⁶¹

贝蒂娜的预产期¹⁶⁷ / 冬日色彩¹⁷²

一段可能持久的新友谊¹⁷⁹ / 彼得拉的决定¹⁸⁶

卡乔·卡梅洛·斯皮查福科（小卡乔）的偏见²⁰⁰

序

那会儿天冷了，或者在我不可靠的记忆里是如此。我在床上读着稿子，一杯咖啡放在床头柜上，房间地板上铺满了成卷的《十二页报》“新小说奖”的稿件——二〇〇七年，我是该奖项的预评审。

《表姐妹》的原稿与众不同。它由打字机敲就——即便在当时，这也十分罕见——作者在拼写错误的地方使用了修正液，它在某些正确的语句处蔓延开来，但不要紧，这不影响阅读。《表姐妹》的叙述者让我印象深刻。激进的句法规避了标点符号，因为这“让人疲惫”，她残酷地展现人物的苦难，对家庭的描绘也非比寻常地缺乏怜悯。

“我们只是不普通而非不正常”，讲出这句话

的尤娜，是一位有认知障碍的年轻女士（奥罗拉绝不会使用这样一个正确的术语：她会说尤娜是个白痴）。她的妹妹贝蒂娜坐在轮椅上，几乎不能说话，有严重的身体和精神残疾，必须有人照顾，有时会被送去特殊教育学校，用尤娜的话说，就是“收容所”，像她妹妹这样绝望的人通常会被送去那里。收容所里的一幕让我印象深刻，几乎想要大喊“这是什么，谁写的这玩意儿，这是在说什么”。那段描述如下：

在等贝蒂娜下课时，我在妖魔横行的走廊里踱步。我看到一位神父在辅祭男童的陪伴下进来。有人对着他托起那张床单，如同奉上自己的灵魂。神父洒下圣水说，若你有灵，愿上帝之怀将你接纳。

他在跟何人何物对话？

我走近一看，是阿德罗格的一个有头有脸的家族的人。我看到桌上的一块丝绸罩布上放着一个肉卷。那不是肉卷，而是从人的子宫中排出来的东西，不然神父就不会给它施洗了。

我上前打听，一名护士告诉我这对尊贵的夫妇每年都会带着一个肉卷过来受洗。医生建议她不要生下来因为不可能存活。他们却说自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能堕胎。尽管我也有残疾但此情此景让我恶心不已，却又无法言说。那天晚上我恶心得吃不下饭。

读完这部小说的第二天，我立马给另一位预评审莉莉亚娜·比奥拉打了电话，跟她讲述了我的惊愕、困惑和钦佩。这是部杰作吗？它文风大胆，荒诞而空前，没有任何出版作品与之相似，如同来自未知境地的声音。谁会是它的作者呢？莉莉亚娜也读完了《表姐妹》，和我一样，她也为之着迷，也感到困惑。我想我们都知道，如果评审团能够理解这个故事、这篇文字背后的源头，它可能会获奖。它确实赢了。

获得由《十二页报》举办的“新小说奖”时，奥罗拉·本图里尼已经八十五岁高龄。在颁奖典礼上，她以一种朋克的姿态现身，身材瘦削，面色异乎寻常，在她那双细小、黧黑且审慎的双眼

流露出的诅咒利刃之外，她的表情介于嘲讽和坦诚之间。她在现场致辞：“总算有评委识货了。”

在此之前，她出版过几十部作品。她是贝隆主义者，是贝隆夫人的朋友，一九五五年政变¹后，她流亡去了巴黎。在法国，她和维奥莱特·勒迪克²成为好友，结识了许多存在主义者。

诸多传闻在奥罗拉周围聚集，她在有生之年也乐于“推波助澜”：还是个小女孩时，她看见过鬼魂；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长达十七年；其他时候，她生活在拉普拉塔），她是维多利亚·奥坎波³和博尔赫斯的朋友；她写作成瘾；她养蜘蛛作为宠物；她曾因从床上跌落导致全身骨折而住院治疗，在地狱走了一遭之后，和一位驱魔教士成为挚友。这些逸事的真假并不重要，毕竟她的作品都是实实在在的：她的大部分书或是由独立出版社

1 指贝隆政府被军政府推翻。

2 维奥莱特·勒迪克（Violette Leduc，1907—1972），法国作家，以大胆的自传性作品而闻名，受到波伏瓦、加缪、热内等人推崇。——编者注

3 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1890—1979），阿根廷作家、知识分子，创办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南方》。——同上

出版，或是获得了市级奖项，所有作品都很独特，都着迷于唯一的主题：家庭。

《表姐妹》是一个关于家庭和女性的故事。据奥罗拉说，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我不是一个顾家的人，从来就不是，但我一直在书写我的家庭或家人，”她解释说，“我意识到，我的内在十分怪异，我的家庭也十分怪异。我和普通人不一样。我是个只想写作的奇怪存在。我不善社交。我只会在十二月二十四号这天和别人聚聚。”

《表姐妹》是一个女白痴的内心独白，其中没有太多愤怒，更多的是不安，以及最重要的——厌恶。这个家庭中缺少男性人物，出现的男性只是施虐者，粗野无情地撕扯着这些脆弱女性的身体。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尤娜的母亲是一位“教鞭”老师，对一个女人而言，这是颇具威望的角色，却也是少数可选的角色。尤娜（至少在精神上）成功逃离了家，因为她是个有天赋的画家，一位老师也在帮助她，说服她学习美术，帮她展出作品。然而，她永远和家里遭受苦难的

女性联结在一起，她的妮妮姨妈、她的表姐妹卡丽娜和彼得拉、温柔的鲁菲娜，城郊的房子永远阴暗，里面满是悲伤，妹妹贝蒂娜流着口水、坐着轮椅在其中游荡。

“我画了我无法回避的阴影我内心深处有太多阴影它们让我感到压抑（查）时我就把它们赶到我的画上去。”这里的“查”是说，句中出现“压抑”一词是查词典得来的，因为尤娜的词汇量很小，她的写作不依靠语言，不依靠写作惯例，只依靠一些勉强支撑的口头语。

尤娜用这种挣扎的声音，不仅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还有其他女孩的经历，她们都饱受歧视，被人利用。第一个受到侵犯的女孩是其中一个表姐妹卡丽娜：她怀上了邻居（“一个卖土豆的”，就是菜贩子）的孩子，妮妮姨妈决定带她去堕胎。在阿根廷文学中，有关堕胎的情节并不多，而这一段准确描述了这项秘密行动的无奈：

医生来了——她的打扮太普通了不像个医生。她问谁是病人几个月了妮妮姨妈回答三个

月零几天¹我突然明白了为何都说孩子会带来食物妮妮姨妈是真的穷到吃不上饭但即便如此她也不想生孩子。

医生说进来于是卡丽娜颤抖着进去了，妮妮姨妈问她能不能也进去医生说不行并关上了我们之间的门。

随后里面传出的金属器具撞击声变得更为刺耳。

卡丽娜堕胎的结局并不美好，这里我们不再多说。但彼得拉，卡丽娜的妹妹，一个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做皮肉生意的矮个儿姑娘，将为她复仇。尤娜和彼得拉这两个表姐妹是盟友，两人试图挣脱曾暴虐折磨她们的锁链，但在这部悲观、残酷的小说中，一切都还不够，没有鲜明的女英雄，只有极端的、病态的、着了魔的、被虐待的女人们。

奥罗拉·本图里尼对黑色幽默和残酷畸形之

1 原文为“tres y monedas”，其中“moneda”本意为“硬币、货币”，所以后面接着说“孩子会带来食物”。——编者注

事着迷：她认为自己是个异类，信仰文学的扭曲性，也崇尚文学的娱乐性，《表姐妹》一书就是对挑衅言论和反常定义的放肆嘲讽。其人物刻画淋漓尽致，文字如鲜血般从中翻涌而出。凭借《表姐妹》，奥罗拉·本图里尼赢得了她毕生所求的恶名，并享受其中：她讥诮地展示自己作为女怪物的伤痕，而她认为，这即是她自身。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¹

1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Mariana Enríquez，1973—），阿根廷当代著名小说家、记者，代表作有《火中遗物》《床上抽烟危险》等。

第一部

PRIMERA PARTE

有时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日复一日上演的梦或梦魇
随时都可能消失，
不会再出现在灵魂的幕布上
来折磨我们。

残疾的童年

我妈妈是一位“教鞭”老师，穿着白色的罩衣非常严肃但课教得很好她任教于市郊的一所学校那里的孩子来自中下阶层都不怎么聪明。¹成绩最好的是鲁文·菲奥兰迪，他是杂货商的儿子。我妈妈会用教鞭打哗众取宠的学生的头罚他们去角落还要戴上彩色纸板做的驴耳朵。如此一来很少有坏孩子再犯。我妈妈相信吃了苦头才会长记性。教三年级时大家叫她“三年级小姐”尽管她已经跟我爸爸结了婚但爸爸抛弃了她他从不回家来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我妈妈教早班下午两点回家。她到家时鲁菲娜已经把饭做好了，皮肤黝黑

1 书中特殊排版据原文调整，并非讹误。

的她一直以来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给我们做饭。我厌烦了每天都吃炖菜。后院有一群咕咕叫的鸡每天给我们提供食物小菜园里奇迹般地长出了笋瓜就像是从天而降落入人间的金色太阳，生长在无人照料的香堇菜和矮小的玫瑰丛旁边，它们持之以恒地把馥郁的音符播撒在这粗鄙的垃圾堆上。

我从未承认自己二十岁时才学会看表盘。让我羞愧又惊讶的是我竟然坦白了此事。而各位将在后面知晓我的情况许多问题在我心头涌起。尤其是这个问题：现在几点了？其实，我看不懂时间钟表让我感到害怕如同我害怕妹妹用来矫正的轮椅。

她比我还笨，不会读书，但知道如何看时间。我们只是不普通而非不正常。

咕噜……咕噜……咕噜……我的妹妹贝蒂娜喃喃自语，与她的不幸一同游荡在小花园和石板铺成的院子里。那个白痴发出的咕噜声往往被她嘴里流出的口水淹没。可怜的贝蒂娜。这是老天爷犯的错。可怜的我，也是一个错误而我妈身怀

怪胎还要遭人抛弃。

但一切都发生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中¹。因此为任何事或任何人受太多罪都不应该。

有时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日复一日上演的梦或梦魇随时都可能消失，不会再出现在灵魂的幕布上来折磨我们。

1 作者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肮脏的”（inmundo）正好是“世界”（mundo）这个词加上表否定的前缀“in”。

贝蒂娜的心理状况很糟

这是一位心理医生的诊断。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复述正确。我的妹妹脊柱弯曲，当她坐着的时候从背后看她就像一个驼背的小丑腿短得可怜手也可笑至极。过来缝补长袜的老太婆觉得我妈妈怀孕期间受到了伤害，怀贝蒂娜时伤得最严重。

我问那心理医生，她是一位长了一点点胡子、眉头紧锁的女士，什么是心理状况。

她告诉我这和灵魂有关，但我得长大一些才会理解。不过我猜灵魂或许就像是身体里的一块洁白的床单如果有人把它弄脏了人就会变成白痴，这很像贝蒂娜也有点像我。

当贝蒂娜嘟嘟囔囔地绕着桌子转时，我注意到有一条小尾巴从矫形椅的靠背开口处伸出来我

心想这一定是灵魂在离她而去。

我又去问心理医生灵魂是否和生命有关她说是的，又补充道如果失去了灵魂，人就会死如果生前是个好人灵魂就会上天堂如果生前作恶多端灵魂就会下地狱。

咕噜……咕噜……咕噜……她仍旧每天把灵魂拖来拖去我注意到那玩意儿越来越长上面还有灰色的污渍因此我推测它很快会脱落而贝蒂娜就会死去。但我并不在意因为她让我感到恶心。

到饭点时，我得给妹妹喂饭但我故意没喂进嘴里而是把勺子塞进她的眼睛里、耳朵里、鼻孔里最后才是大张的嘴里。啊……啊……啊……这个倒霉的邋遢鬼还叫出了声。

我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脸摁在盘子里这样她就会闭嘴了。我父母的错不能怪在我头上。我试着去踩住她的灵魂尾巴。地狱的故事让我退缩了。

领圣餐时我读了教义“不可杀人”已经牢牢刻在我心里。但今天在这里敲一下，明天在那里扯一下其他人都看不见的尾巴就变长了。只有我能看见并为之欢欣鼓舞。

特殊教育学校

我推着贝蒂娜去她的学校。然后走去我的学校。贝蒂娜的学校接收问题很严重的学生。有个猪仔似的小孩儿，嘴唇厚实，脸色惨白，长着猪一样的耳朵，用金盘子吃饭用金杯子喝肉汁。他用胖乎乎的蹄子抓着杯子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仿佛急流涌入井口当他开始享用固体食物时，他的下巴、耳朵都在动弹，却没有用如野猪獠牙般尖利的犬齿咀嚼。有一次他看着我。他那双小而圆亮的眼睛，两颗埋在脂肪里的神色涣散的小球，就那样看着我我吐了吐舌头而他闷哼一声把餐盘扔掉了。护工来了不得不像对待动物一样把他绑起来让他冷静，不然也没有其他办法。

在等贝蒂娜下课时，我在妖魔横行的走廊里

踱步。我看到一位神父在辅祭男童的陪伴下进来。有人对着他托起那张床单，如同奉上自己的灵魂。神父洒下圣水说，若你有灵，愿上帝之怀将你接纳。

他在跟何人何物对话？

我走近一看，是阿德罗格的一个有头有脸的家族的人。我看到桌上的一块丝绸罩布上放着一个肉卷。那不是肉卷，而是从人的子宫中排出来的东西，不然神父就不会给它施洗了。

我上前打听，一名护士告诉我这对尊贵的夫妇每年都会带着一个肉卷过来受洗。医生建议她不要生下来因为不可能存活。他们却说自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能堕胎。尽管我也有残疾但此情此景让我恶心不已，却又无法言说。那天晚上我恶心得吃不下饭。

而我妹妹的灵魂一直在变长。我很高兴爸爸离开了。

发 育

贝蒂娜十一岁而我十二岁。鲁菲娜认为我们到了发育的年龄而我以为那是指有东西会从内到外生长出来于是我向亲爱的圣女小德兰祈祷可千万不要是肉卷。我问心理医生发育是什么意思而她脸红了建议我去问妈妈。

我妈妈也脸红了她告诉我到了一定的年龄女孩就不再是女孩了要成为女人。之后她就闭上了嘴而我开始惶恐。

我在一所面向残障人士的学校上学，不过学生们比贝蒂娜的残疾程度轻一些。一个女孩说她发育了。我没看出来有何不同。她告诉我当那东西来的时候两腿之间要流几天血不必洗澡但要夹上一块布免得弄脏衣服还有就是从此开始得当心

男生了因为发育了的女生就可以怀孕了。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摸索着那女孩告诉我的部位。但那儿并不潮湿因此我还能跟男生讲话。等我发育了可能就再也不会靠近任何男孩了我可不想怀孕生下一个肉卷或者类似的玩意儿。

贝蒂娜老是说个不停，或者说她总是嘟嘟囔囔想让别人明白她的意思。这事发生在有天晚上的家庭聚餐上由于我俩行为不雅总是不被允许参加特别是在吃饭期间，我妹妹用长号般的声音哭喊着：“妈妈，我的那儿流血了。”我们的房间挨着餐厅。外婆和两个表兄弟来了。

我告诉他们不要靠近贝蒂娜她流着血呢可能会怀孕的。

大家都非常生气妈妈还用教鞭抽打我们。

在学校我告诉大家贝蒂娜发育了即使她比我小。老师骂了我。她让我不要在教室里说乌七八糟的东西又给我的思想品德课打了不及格。教室里多了一群忧心忡忡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她们时不时地摸摸自己看看流血没有。

为了以防万一我再也没有和男孩子们混在一起。

一天下午玛加丽特满面春风地走进来说那东西来了于是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妹妹三年级就辍学了。她没法继续学下去了。事实上我们俩都没法继续学下去了我在六年级也辍学了。是的，我学会了阅读和书写，可我写东西的时候总有拼写错误，一律不写“H”，因为如果一个字母不发音¹，写出来干啥？

心理医生说我有诵读困难症。但她建议我可以通过训练来改善她强迫我每天说绕口令比如迪乌·乌尔丁在给小屋盖屋顶路过的武警问迪乌·乌尔丁你在给自己的小屋盖屋顶还是给别人的小屋盖屋顶我不给自己的小屋盖屋顶也不给别人的小屋盖屋顶我只给迪乌·乌尔丁的小屋盖屋顶。

妈妈在旁边看着如果我卡壳了就会拿教鞭打我的脑袋。后来在我盖屋顶的时候心理医生就不让妈妈在场了我也就表现得更好了，因为当妈妈在场时，因为害怕挨打我盖屋顶盖得更快，也就更容易搞错。

1 西班牙语中的字母“H”不发音。

贝蒂娜嘟囔着在附近转来转去，用手指着自己张开的大嘴因为她饿了。

我不想跟贝蒂娜一桌吃饭。那让我恶心。她直接从盘子里喝汤，不用勺子而是用手抓起固体食物塞进嘴里。如果我坚持要喂她她就会哭因为我会把勺子插到她脸上的每一个孔洞里。

他们给贝蒂娜买了一张用来吃午餐的椅子上面带有一张小桌子，还有一个让她可以大小便的洞。她总是在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来了尿意。那气味让我想吐。妈妈让我不要耍花样不然就送我去收容所。我知道收容所里是啥样的，从那时起我就乖乖吃午饭了，当然，就着我妹妹的大便的恶臭和小便的哗哗声。每当她放屁，我就掐她。

吃完饭我就去院子里。

鲁菲娜把贝蒂娜收拾干净后就把她安顿在矫形椅上。那个蠢蛋打瞌睡会把头垂在胸前或乳房上因为她的衣服下面已经探出了两个相当圆润挑逗的肿块因为她比我先发育所以她居然比我先从女孩变成女人，鲁菲娜不得不每月那几天给她换护垫洗裤裆。

我自己照顾自己由于我瘦得像一把笤帚或是妈妈的教鞭我并没有看到自己的乳房变大。我们一年年长大，我开始学画画而美术学院的老师觉得我是个可塑之才因为我画画的时候有点疯癫就像当代那些神经兮兮的艺术家一样。

美术展

老师对我说：尤娜——大家都这样叫我——你的画值得办一场展览。甚至可能会卖掉几张。

我高兴得整个人跳到了老师身上用四肢紧紧地抱住老师：然后我们一起摔倒了。

老师说我很漂亮，等我长大了他要跟我交往还要教我一些跟画画一样美好的事但目前不会泄露关于我们未来的计划而事实上这只是他的计划我猜想会有更多更大的画展于是我又扑上去亲了他。他回敬我蓝色的吻亲在一些我不会说的部位因为那不太好然后我找到一张巨大的画布我没有画画直接在上面用红色涂抹出两片嘴唇它们勾在一起，紧紧地贴在一起，密不可分，如泣如诉，上面还有两只蓝色眼睛，流出晶莹的泪水。老师跪下亲

吻那幅画，他留在阴影里而我回家了。

我把画展的事告诉了妈妈，她不懂艺术，说你的滑稽画会被来看画展的家伙取笑的，不过如果老师想这样干她既不在意也不会来看的。

展出时，在众多学生作品中，我卖出了两幅画。遗憾的是其中一幅就是我画的那些吻。老师给它命名为《初恋》。我觉得这名字很好。但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

尤娜是明日之星老师对我说而我太喜欢听他这么说了每次他这么说我都会在下课后留下然后扑到他身上。他从未责备过我。但当我的乳房变大后他对我说不能再扑到他身上了因为男人是烈火女人是干柴。我不懂。我再也没有扑到他身上了。

文 凭

就这样我在十七岁时从美术学院毕业，但由于发音障碍我将永远无法教课，也没法当家教。但无所谓只要我买得起画纸我就能画画颜料都是老师送的他经常来看我。

贝蒂娜咕噜咕噜地围着老师转动她的轮椅直到把他转晕，但妈妈从不让我和他独处有一次她打了我一巴掌可能是看到了我们接吻但我们只亲了脸颊，并没有像电影里的艺术家那样亲嘴。

我怕妈妈不再允许老师进家门。但她还是同意了不过我们可不能再到处接吻了因为如果老师把他的某个男性器官伸进来就像魔鬼伸出尾巴我可能会怀孕而老师不会和一个残疾学生结婚。

当老师来给我上课时贝蒂娜就坐着轮椅转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起劲看着堆在墙边的画纸和画布那些东西是为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一个画展准备的。

有次天色已晚妈妈邀请老师留下吃饭老师接受了。一想到从贝蒂娜肥胖的身体里发出的那些糟糕的响声、溅泼声和恶臭，我就打了个寒战。但妈说了算我说了不算。

鲁菲娜做了肉卷。这唤起了我有关收容所里的肉卷的可怕回忆。我想通过画画发泄一下。我画了一张只有自己才懂的画。一个长着眼睛的肉卷和一只在祈祷的手。我在心里默念：若你有灵，愿上帝之怀将你接纳……

晚 餐

鲁菲娜铺上了妈妈珍藏的刺绣桌布拿出了同样珍藏起来的精美餐具。桌子摆放妥当后妈妈眼里有泪光闪烁因为这些都是她的结婚礼物。这自然唤起了她有关离婚和爸爸离开的记忆。我倒是不难过因为我不爱她。

让她一个人烦吧……爸爸一定找到了更好的不挥舞教鞭的女人。他会有正常的小孩而不是我妈生的这些蠢货也就是我们。

桌子中间放着一个小小的陶瓷雕像那是一对村民在柳树下缠绵相拥。这个场景让我感动不已总有一天我会把它画下来哪个十七岁的女孩不想在黑莓灌木丛里享受拥抱呢。

我们拿珍藏的餐具来用餐因为日常的那些都

被用得开裂了沾满了污渍。银制餐具也是上好的妈妈保管得很好她说那是她结婚时用的。多年来第一次被拿出来来的玻璃器皿看起来像清澈的水。摆在那里的炖菜因为周遭的气派看起来也不同以往。

这天甚至还摆上了甜葡萄酒。干的那种就没有了，因为钱不够。水壶和杯子里自然只装了水。

妈妈坐在主位一旁是准时到来的老师他还带了巧克力。

我坐在老师对面旁边是贝蒂娜。

妈妈说我们先来点前菜吧。我心想什么钳材难道又是啥没见过的餐具，但这玩意儿一直没拿出来倒是拿出来一些小盘子上面盛着小签子穿起来的萨拉米香肠和奶酪看起来就像小小的剑。

妈妈说别客气尽情享受然后给大人的杯子里倒红酒给贝蒂娜和我的杯子里倒水突然门铃响了妮妮姨妈走了进来妈妈说这是给我们的惊喜。

鲁菲娜神色慌张地进进出出。妮妮姨妈给她搭了把手。

妮妮从厨房里端出主菜。普普通通的炖鸡肉，但用银盘盛着，配上妮妮带来的蔬菜，好似献给

国王的佳肴。

我们开始尽己所能地胡吃海塞。妈妈看我们吃没拿教鞭但我知道那一定在桌下她触手可及的地方。

贝蒂娜又发出了那清晰又让人惊恐的声音。在笨拙而响亮的咳嗽打嗝之后是妈妈的道歉根据给贝蒂娜的残疾情况做的测试这个可怜的十六岁小姑娘的心理年龄只有四岁。

妮妮姨妈说你真是不幸，克莱利亚（这是妈妈的字），两个低能的女儿……妈妈无言以对只得往她那涂抹得跟邮筒一样红的嘴里塞进一大块鸡胸肉。

老师说我不是一个白痴而是一个自我陶醉的视觉艺术家而且我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画展我已经在那座城市卖出两幅画了。

妮妮姨妈

妮妮姨妈也画画。她把自己的画精心装裱起来挂满了家里的墙面她和她妈妈住在一起那是我外婆也是我妈妈的妈妈。在我家里也挂着两张署名“妮妮”的画，画的是年轻女士的面庞，她们的眼睛如同母牛的眼睛一般深邃，五官让我感到害怕。其中一个姑娘长着小胡子。妮妮说她喜欢画肖像画老师问她是不是学过油画或者其他什么，而她坦言只是爱好而已，不用别人手把手教她因为她的艺术就像从内心喷涌而出的纯净泉水。

老师不置可否。妮妮看着一幅我的画说这些线条没有意义，她不喜欢新派画家有次她还嘲笑

佩托鲁蒂¹的立体主义一派胡言。老师站着看妮妮的画时被绊倒了，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妮妮姨妈继续说我这样乱涂乱画可能对我的认知缺陷有帮助这对我来说还是有意义的……但我们怎么知道心智不全之人的所想所感呢，她如同抛下了一个问题。

老师坚称我是美术学院里最好的学生，已经毕业了马上要展出我的作品而妮妮姨妈嘲讽道那看来其他人画得不怎么样啊这让谈话变得激烈了。

妈妈插嘴说我的画只是一些小姑娘的想法而我是会长大的。

妮妮画的大眼睛在木头画框里瞪着我们。我脱口而出的话让我挨了一鞭子：我感觉一头母牛在看着我我还问我想不想吃它因为那张画太无聊了就像一头母牛的脸而且丑得像一个丑女人的脸。

1 埃米利奥·佩托鲁蒂（Emilio Pettoruti，1892—1971），阿根廷画家。他早年赴意大利留学，与很多欧洲前卫艺术家交往密切，受到了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等风格的影响。回到阿根廷后，他在自己的国家推广欧洲现代主义，并致力于将其本土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风土人情十分关切。他出生于拉普拉塔，这里也是本图里尼的出生地，《表姐妹》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妮妮尖叫起来像动物园的母猴子她吼道她可怜的妹妹还要忍受我多久早就应该把我送去收容所了。

老师说肚子疼请允许他去厕所呕吐。我高兴得如同得了一个画画的奖。

沉默中妈妈对妮妮说她过分了，她应该知道在我用老师送我的画纸和画布搞创作时多么沉浸其中。妮妮像马蜂一样跳起来质问：你难道看得出来吗那个男人看这个姑娘的眼神不怀好意，妈妈纠正说没有不怀好意而且她觉得那眼睛太大了放在任何女人的脸上都不合适除非那是公牛的妻子。

我感觉被妈妈接纳了于是止住了即将轰然掉落在地板上的泪水这本该是我掉下的最大的泪滴自此我第一次理解了——多多少少理解了——所谓正常人的论调中的基本原理而妈妈和妮妮都是正常人。老师吐完回来后对妮妮说了些话而妮妮一直在打断他下面就是他们说的：

他说小姐而她纠正道是夫人他说抱歉，又补充了一句在您这样的年纪又如此美丽的女士自然不会是独身毫无疑问您丈夫一定很骄傲自己的爱

人是个画家而她又说她已经离婚了因为她前夫行事粗俗让她讨厌。老师有修养有文化还是没忍住说今天在这儿我连马屁都拍不对。

妈妈察觉到这顿索然无味的晚餐让大家都味同嚼蜡除了妮妮。妈妈拿来了一个托盘和香槟杯。香槟是妈妈存着给她女儿也就是我和贝蒂娜其中之一过十五岁¹生日的但并没有打开因为她认为如果心智不随着岁月增长按时间计算的年龄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回到餐桌旁。贝蒂娜在她的轮椅上打着鼾睡着了。真丑啊，真可怕啊，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丑这么可怕，水牛脑袋，闻起来像潮湿的抹布。可怜虫……

让我们为和平干杯吧，妮妮说着显得自己很有文化。接着她继续谈起自己失败的婚姻由于缺乏性教育她感到自责有时也会想念桑丘——这是她前夫的名字。

1 在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女孩的十五岁生日意义非凡，家人会为女孩举办盛大的成人礼。

她在等人提问但没人问她，于是她自顾自地讲起来，在新婚之夜——说到这里她红了脸——她从她深爱的丈夫的房子和花园里逃走了没有完成“爱的仪式”于是丈夫离开了。他就这样消失了。

她斟满了第二杯香槟也向听众彻底澄清大家知道了她已婚却仍旧是处女，不是小姐不是夫人啥也不是因此她只能在绘画艺术中寻求庇护。

妮妮姨妈二三事

她紧紧抓住她妈妈的裙子而那也是我妈妈的妈妈所以也是我和贝蒂娜的外婆。外婆的裙子就像教士的长袍鞋子像男人的鞋子一样结实满头黑发盘成一个黑色的发髻她没有白头发因为她妈妈是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的头发不会变白，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思考吧。妈妈和外婆一样没有白头发但她会思考。

妮妮喜欢在弹吉他时用耳朵辨音，她演奏时会戴上蓝白色的头巾而她讨厌外国佬。当我试图描绘她时思维会变得很发散许多愚蠢的想法扑面而来但她确实是个人物。

她喜欢谈恋爱喜欢接吻她和男朋友接吻的时候恨不得吃掉对方的嘴唇她有差不多八百个男朋友但她甚至在经过民事登记和教堂仪式后仍从婚

床上逃走以保住自己的贞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妮妮爱上了一个意大利木匠。我记得那是个帅小伙……高个子，一头金发总是干干净净喷着香水。他常常在外婆家门口求爱那是一座不怎么值钱的小村舍。但全家没人工作只能靠在报社工作的蒂托舅舅寄来的生活费勉强度日。

妮妮姨妈为她得到的亲吻而自豪。但更进一步的事情都没有做因为她想把处子之身留到结婚那天。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或许戴上了处女的小奖章她就可以免受我所了解的那些与怀孕有关的罪孽。或许，结婚的时候她应该把那奖章摘下这样圣母¹就看不到了，我也不知道有啥东西连耶稣的妈妈都不能看。我脑子里一团乱麻只有将这一切倾泻在画纸上我画了一截纤细的脖颈戴着小小项链链子上挂着卢汉圣母²勋章而在我手指划过粗黑的线条轮廓所得的阴影中一个大块头走

1 在西语中“处女”和“圣母”是同一个词（virgen），作者在这里开了个双关的小玩笑。

2 卢汉圣母（Virgen de Luján）是天主教中崇敬的圣母形象之一，被认为是阿根廷的主保圣人。

来他好像是给我们送牛奶的巴斯克奶贩子他总是在嗷嗷叫着或者以差不多的方式在抱怨他巨大的躯体上落下遮天蔽日的液体淹没了娇嫩的脖颈圣母也开始啜泣。为了生动地描绘她泣不成声的样子我在纯白如百合的脖子上画了一些喷溅的红色污渍灼烧着小小圣母像。

意大利男友用上等的木材装修了卧室，做好了床和床头柜。之后他又做好了餐厅的家具和一个体面的家所需要的其他物件。妮妮姨妈曾嘲笑那个外国佬（我知道因为我在门后听到了）：“那个意大利佬以为我会嫁给他，然后天天吃意大利面吗？”有次我对她说：“吃意大利面总比一直喝牛奶咖啡好。”

她对我说我必须帮她摆脱那个意大利人因为她已经受够他了而我回答说不，这是不好的，我不做坏事。她说我爸爸也是个外国佬他把妈妈抛弃了。我对她说你这样欺骗一个好男人不会感到羞耻吗而她回答意大利佬和这些下等人没一个好东西那天晚上她跑去了查斯科穆斯¹那儿住着她一

1 查斯科穆斯（Chascomús），阿根廷东北部城镇，距离尤娜和妮妮生活的拉普拉塔约八十公里。

个兄弟那是我的舅舅也是妈妈的兄弟。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听到过关于那场纠葛的消息但妮妮一年之后才回到她妈妈家因为担心会碰到那个意大利人。幸运的是，我听说他在与妮妮分开后，与一个热那亚女人订了婚而且这位女士已经怀孕了我想她不能再佩戴处女的小奖章了因为不能让圣母偷听或者偷看她与丈夫的接触。

不久之后，妮妮姨妈开始与一位来自科尔多瓦的阿根廷男友约会。我喜欢他说话的一点点口音我还为此画了些东西。

他们俩会一起唱歌妮妮姨妈会弹吉他她还有一位女性朋友会去泡马黛茶。这段关系没有持续很久。这位先生没有做家具或别的什么玩意儿。六月的一个晚上天黑得很早他把妮妮姨妈按在了墙上她开始像打鸣的公鸡一样尖叫街角的警卫赶到把这个无赖拉开了——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家伙紧紧压在我姨妈身上——他被铐起来带去了警察局。

这是一段短暂而不光彩的罗曼史。我想她还有其他风流韵事，但都是过眼云烟，直到堂桑丘

出现并征服了她。

堂桑丘是个西班牙共和党人，我喜欢他因为他看起来就像堂吉诃德。

我有一本精装书，上面画着这位骑士他骑在他的坐骑罗西南多上旁边则是桑丘·潘沙。但姨妈的男友没有肚腩，他瘦得像根杆子而且能说会道，因此我总希望他俩来家里，他们会就着桑丘买的小饼干喝茶。但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茶和小饼干，而是听堂桑丘说话。他讲述自己在遥远家乡的冒险这给了我画画的灵感而我的耳朵被诸如伊莎贝尔大道和曼萨纳雷斯河¹这样的地名填满我仿佛看到一个身着白衣的女孩戴着王冠怀抱花朵，她抱着那些花朵而曼萨纳雷斯河里满是在浪花间翩翩起舞的苹果好像天使胖乎乎的小脸蛋，我把这些都画了下来。

堂桑丘送了我一个精美的瓷娃娃我给她取名

尤娜

1 “伊莎贝尔大道”（Paseo de la Infanta Isabel）和“曼萨纳雷斯河”（Río Manzanares）均为西班牙马德里地名。“伊莎贝尔大道”直译为“伊莎贝尔公主大道”，“曼萨纳雷斯”则有“苹果园”的意思，这也是为何尤娜画出了公主的形象和满是苹果的河流。

妮妮，就是我姨妈的名字也是桑丘心爱的女朋友的名字。妈妈觉得我快满十四岁了娃娃已经不适合我了。我把她放在床上晚上抱着她睡觉。

当妈妈给我抖床单而妮妮，我的娃娃，从床上摔落粉身碎骨时我感觉一片悲伤的云彩在我的命运里降下了孤独的雨滴，我病倒了浑身颤抖过了好久才痊愈。我在这场破碎之后成长了。某些碎片在我体内刺痛着我。瓷娃娃妮妮的尖锐碎片卡在我的肝脏里，让我患上了神经性肝炎，我还学会了哭泣。

当妮妮姨妈离开她丈夫也就是堂桑丘时我也哭了。一天我问她为什么不履行妻子的义务。她回答说不方便和我讨论这种私密的话题因为我是她的外甥女应该尊重她我以后有的是时间讨论这些刺激下流的事情。

我跟她说她的姐妹，我的另一个姨妈，就会跟她老公干这些刺激恶心的事情而妮妮姨妈叫我闭嘴。

因格拉西亚姨妈

因格拉西亚嫁给了她的表兄小丹尼利，生了两个女儿。我的家族可能遭受了邪眼¹诅咒因为我那些低能的小表妹也在残疾人学校上学其中一位每只脚上有六个脚趾而她右手上凸起的肉球看起来像是多出来的小拇指。但其实不是。

另一个小表妹据说是小人国来的，也就是说她是个侏儒。

因格拉西亚姨妈让她们从学校退学了卡丽娜就是大的那个十四岁了有男朋友而十二岁的彼得拉一天到晚盯着他们。小丹尼利姨父为人怯懦因此

1 “邪眼”（Mal de ojo）是一种在许多文明中都存在的迷信，即将灾厄归咎于邪视的诅咒。

这个家就像一艘无人掌舵的船一样漂泊不定。因格拉西亚不喜欢我因为我画画而且长得漂亮就像莫迪利亚尼¹的年轻女模特,《系黑领带的女人》中那个。

因格拉西亚姨妈觉得我也是个残疾即使我通过绘画和美貌来掩盖我的不正常。我想她是对的……我只在坐着画画的时候才感觉自己活着周遭的世界消失了只留我一个人在一座色彩斑斓的美丽岛屿上。

因格拉西亚姨妈住在城郊的一所被花园围绕的大房子里。小丹尼利姨父在公证处上班很少回家。

我从小就对婚姻和稳定的家庭抱有错误的观念。我曾发誓永不结婚。我曾发誓要以画画为伴。我曾发了很多誓直到有人告诉我发誓是有罪的²于是我再也不发誓了。

1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 (Amedeo Modigliani, 1884—1920), 意大利画家、雕塑家, 表现主义画派的代表艺术家之一, 以高度风格化的人物肖像画而著称。

2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34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誓都不可起。” (本书对《圣经》的引用皆据和合本)

当卡丽娜怀孕时绝望的妮妮姨妈过来劝因格拉西亚姨妈带她去打胎。十五岁的单亲妈妈？别，千万别……

我问彼得拉她知不知道男人是怎么让女人怀孕的她说我是个白痴即使我会画画，像我一样愚钝的人自然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她都告诉我了。

在我十八岁时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让我大开眼界。这让我很难过于是我梦见并画下了堕胎。在一张巨大的画纸上我画下了一张世界地图一只蝌蚪漂浮其间试图保护自己不被一把想要刺向他的三叉戟伤害突然间蝌蚪看起来好似人类的种子，一个丑陋的幼崽他每分钟都变得更漂亮终于他变成了一个婴儿就在这时三叉戟刺向了他的腹部他也漂浮去了世界地图之外。这幅画展示了这个小生命的历险过程社会心理学家仔细研究它以此来问我问题而我尽可能地试着把他们搞迷糊。我想我把他们搞迷糊了。我读了他们得出的幼稚结论。我偷偷嘲笑他们，嘲笑他们故作姿态和我虚假的怜悯。

当我把作品命名为《堕胎》时，我想他们意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¹。反正这就是我起的标题。

我靠《堕胎》获得了一枚奖章。

1 “堕胎”（aborto）这个词也有“怪物、畸形人”的意思。

妮妮姨妈和我的表妹卡丽娜

卡丽娜求我留下陪她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一早因为她害怕。

我留下了。说实话她的六根脚趾和愚蠢行径让我恶心。

她告诉我当她在家里厨房的时候——我曾经提过那座祖传的大宅子——住另一栋的邻居过来了他们开始接吻。“他不停地吻我……”之后他们赤裸相对他压在她身上她不知道为何第一次感觉阴部很疼还流了很多血，但她没有告诉她妈妈也就是我的因格拉西亚姨妈。如今她觉得还是应该说的因为妮妮姨妈对着她大吼大叫说她疯了怎么能怀上孩子还说要带她去处理掉她还询问了我的意见。但我啥也没说因为我至今也没完全搞懂这个问题。

她抱了抱我。

第二天十一点妮妮过来时我们已经穿戴整齐我们跟她一起坐着小马拉的篷车到了城郊。我们
在一个贫民区下了车。我将用《地狱》来给下一幅画命名此刻它仿佛已经身处我体内就像卡丽娜身体里孕育着一个孩子，如今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时妮妮说那还不算一个孩子那时她的外甥女卡丽娜才和隔壁邻居犯下原罪三个月，那个年老且已婚的菜贩子很可能是名誉扫地的卡丽娜肚里孩子的父亲而我们不能把这告诉任何人，甚至包括她的表兄——也是我妈妈和因格拉西亚的表兄——小丹尼利姨父。妮妮补充道小丹尼利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脾气不好我们就不要再给这个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了。

我发现卡丽娜在哭却没有流泪她用手指抚摸着着自己的肚子妮妮姨妈说不要脸的狗东西这时我意识到她想留住肚子里的孩子这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们穿过贫民区从一座破得吓人的房子里走出来一位穿着罩袍、围着围裙的老妇人，她擦干

双手请我们进去说医生就快到了。我们坐在沙发上等着由于沙发没有打理过上面灰尘飞扬我打了个喷嚏因为灰尘让我过敏。

在对面墙上镜子的映照下我发现我们真的是太渺小了妮妮姨妈也是，她的衣服很紧因为她很胖她穿着歪歪扭扭的鞋还涂了指甲油她的脸看起来就像她自己画的牛脸（你不会吃掉我吧）。但此刻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在问你为什么要杀我但我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听见的。

我听到有人在另一个房间准备器具我猜到了是因为我听到的金属声和我在意大利人开的医院里做扁桃体手术时听到的很像。

医生来了——她的打扮太普通了不像个医生。她问谁是病人几个月了妮妮姨妈回答三个月零几天我突然明白了为何都说孩子会带来食物妮妮姨妈是真的穷到吃不上饭但即便如此她也不想要孩子。

医生说进来于是卡丽娜颤抖着进去了，妮妮姨妈问她能不能也进去医生说不行并关上了我们之间的门。

随后里面传出的金属器具撞击声变得更为刺

耳。卡丽娜没有哭。我意识到里面除了医生还有另一个人。一个半小时后门打开了医生说我们可以进去了。卡丽娜还躺在手术台上因为打了麻药而昏睡着。医生把妮妮姨妈叫了过来，我听到她说费用是四十比索。简直是抢钱……妮妮说。

我抓住卡丽娜丑陋的手。她握了握我的手我很高兴她没死。

等卡丽娜恢复过来后他们叫了一辆车。我们回到了因格拉西亚姨妈和卡丽娜的家。妮妮没有下车而是直接坐同一辆车回自己家了。走之前妮妮悄声叮嘱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因为堕胎是犯法的¹如果有人知道了，我们都要去奥尔莫斯蹲大牢。

1 直至2020年12月30日，阿根廷国会才通过一项使堕胎合法化的法案，允许怀孕十四周内的女性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终止妊娠。

彼得拉

彼得拉出来迎接我们——她是卡丽娜的妹妹，也是我的表妹。她想知道事情的细节我们要她发誓保守秘密一旦走漏风声我们就得去奥尔莫斯蹲大牢。“你们！”那侏儒喊道，“还不是因为我没去！”我威胁她如果把无辜的卡丽娜的遭遇说出去，我就会说是她强迫卡丽娜去堕胎的。她发誓她不会说出去。

除此之外她还答应教我们要（如何）使用预防措施才能避免怀孕。我好奇她才十四岁为何什么都懂。她坦言自己十二岁就开始干这事儿了。但在来月经之后她开始用安全套或者计算一个确切的日子——我忘了具体是几天——在那几天可以不用安全套。但她也认为计算日子是不可靠的。

卡丽娜走到她的小床边躺下要了奶茶和烤面包片。

彼得拉说必须要保护自己使用安全套是好的但一定要安放得当如果破了那可就……

我问那安全套该放在哪儿呢，放在钱包里，放在口袋里，还是……

彼得拉张开她河马般的大嘴告诉我放在哪儿以及怎么放。我把吃了一半的东西吐了出来然后走路回家透透气试着忘掉我因同情卡丽娜而卷入的这场冒险的细节。现在我在为一个死去的婴儿痛苦，因为他不能保护自己。但我安慰自己因为妮妮说他才三个月零几天还啥也不是。

家的温暖

妮妮姨妈说她怀念和老母亲一起住在小屋里的温暖时光，那也是我妈妈和因格拉西亚姨妈的母亲也是我们的外婆在那个神圣的地方她很幸福因为她喜欢她母亲而且当她哥哥给她们钱的时候——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那些亲属关系了——她们会买小饼干甜点还有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两个人大快朵颐谈论着过去的时光如果她母亲走了她不知道这一切还要如何进行。

我告诉她外婆太老了会在意想不到的某天死去于是妮妮姨妈给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在她耳边说她对卡丽娜肚里的孩子犯下了罪行孩子的守护天使会惩罚她的。那个可恶的女人开始尖叫这样我妈妈也知道了我对她的不敬于是把我的饭后甜

点拿走了，那是我喜欢吃的，糖水桃子。妮妮走了。

大约一小时之后家里电话响了妮妮哭着说外婆躺在床上硬了，也就是说死了。

我们全都去了，甚至贝蒂娜也坐着轮椅去了。妮妮姨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外婆躺在她腿上她一边哭一边喊我的妈妈啊……我的妈妈啊……我的妈妈啊……

外婆的两个儿子也来了，他们是妮妮和妈妈的兄弟，也是因格拉西亚和小丹尼利（你们知道他是谁吧）的兄弟，大家都没法把外婆从妮妮姨妈怀里拽出来。

一个往北拽，一个往南扯，另一个往东，还有个往西。我尖叫道你们要把她扯坏了就像搞坏我的妮妮娃娃一样那是妮妮的丈夫堂桑丘送我的于是他们松开了饱含孝心的撕扯和拉拽既然外婆已经僵硬了严格地说是死得硬邦邦了大家只有把她安放在床上又费了老大劲儿才把她眼睛闭上因为她的眼睑已经和枯叶差不多了我们注视着她而她不再看着我们的感觉真不好受，但死人也没什么好看的这时有人说我们得叫殡仪馆来把她放进

棺材里这让妮妮姨妈号啕大哭我的妈妈我不会让人把她关起来或者埋起来……

于是他们叫来一个护士给她打了镇静剂之后妮妮姨妈在沙发上张着嘴睡着了从她嘴里掉出两颗假牙我把它们捡起来扔进了抽水马桶里。

我就这样为卡丽娜的眼泪报了仇。看到灵车驶来外婆被放进棺材我很开心。众人给她盖上了裹尸布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女人。邻居们和一些我不认识的亲戚也来了。

贝蒂娜被藏在堆放杂物的阁楼以免屎尿横飞一片狼藉。

小小的房子坐满了人装在小杯子里的咖啡被用来招待大家。守灵的时候很少有人悲伤地注视逝者因为大家有说有笑，吞咽着咖啡——如果有东西吃他们就不会觉得恶心。

这时妮妮姨妈醒了她像狼一样哀号着重复着同样的话粗鲁地推开围在死去的外婆身边的亲朋好友：我的，我的……

然后她说把外婆交给她吧得带她去卧室里了现在是外婆喝茶的时间。当她触碰到外婆时，又

尖叫道你们怎么不给她穿衣服啊她冷啊，好冷啊。之后她大喊外婆的牙齿不见了。她的哭泣不再是为了死去的外婆而是为了丢失的金牙。

她去厨房拿来一口锅里面装着热炭放在棺材下面给她的母亲也就是外婆取暖，她态度坚决无人敢言这也让这出悲喜剧向着更糟的方向发展。当我思考的时候脑海里都是体面有教养的词可当我脱口而出时它们就变得不一样了。

还得几个小时逝者才会被送去墓地安葬但锅里的热气让外婆慢慢浮肿起来她变得一点儿也不瘦了，看起来气色很好面色红润只是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一位殡仪馆来的先生说得把那口锅拿走因为高温会加速腐烂结果妮妮姨妈直接给了他一巴掌那人飞快地消失了而苍蝇出现唱着歌直奔着长眠者飞去妮妮姨妈用一把西班牙扇子把它们赶走了那是唯一没有露面的亲戚堂桑丘送给她的。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亲戚。他没有来。这样最好。

气味越来越浓很多人来吊唁接着离开而妮妮姨妈则在用她干干净净的扇子与唱着饥饿之歌的蓝绿色苍蝇战斗。

妮妮姨妈画的那双母牛般的大黑眼睛盯着少数还在场的人而外婆越变越胖。妮妮姨妈说“看她恢复得多棒！”护士又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妮妮姨妈再次昏睡过去殡仪馆的伙计们终于可以把棺材盖子盖上又拿来了杀虫剂收拾残局。

妮妮姨妈清醒之后想要看看母亲但棺材已经盖上了她只能在地上撒泼打滚不停地用头撞棺材板。一位神父替她求情说她是位忠诚的女儿配得上再见母亲一面。棺材盖又被掀起来一点儿妮妮姨妈尖叫道妈妈被调包了，那不是她亲爱的母亲的脸，而是一张癞蛤蟆的脸。护士只得再次让她冷静下来。

到了把癞蛤蟆外婆送去墓地的时刻，妮妮姨妈走到屋子后面，说：“妈妈，他们要把癞蛤蟆带走了，你可以出来了。”

家的欢乐

妮妮姨妈如今一个人在家但她说她要给自己和母亲准备晚饭，于是大家都意识到她脑子里有根弦松了，大家觉得应该有人陪着她直到确定她完全恢复因为像妮妮这种健康的女人是可以从母亲去世这样的巨大痛苦造成的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的。这时老师出现了，他为没能在痛苦时刻陪着我们而道歉。他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他愿意照顾悲痛的妮妮并给她做饭他还建议其他人也该多陪陪她因为朋友在困难时期就得团结在一起。

小丹尼利说他来负责护士的费用护士接受了我则主动留下陪着大家。

当妮妮姨妈从厨房走到饭厅摆好餐具又回到厨房煮土豆、红薯和鸡蛋，还有其他蔬菜和之前

做炖肉剩下的一小块肉时，我拿出了两张画纸——我去哪儿都带着画纸——灵感袭来，我用匆忙的笔触描绘了与那悲惨的、充实的、戈雅¹式的一周发生的事情有关的图案。我说过我心里对各种细微差别和形状都很熟悉，这跟那个在别人看来说话都不加标点符号的傻瓜截然不同因为如果加了标点我就不会说话了。有时我会用一个分号或逗号来稍作停顿喘口气但我更喜欢快速地说话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了也避免了沉默的空隙出现那会暴露出我没有口头交流的能力因为在我听自己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的噪声和字词流动的咝咝作响让我感到困惑我惊讶地发现单词也有胖的瘦的黑的白的疯狂的明智的还有长眠在词典里不被人使用的。比如，在这里，我就用了逗号。还有句号。但现在我得去院子里透透气在心里自言自语庭院两侧的花坛里种着开满很多，很多，很多红花的植物它们叫作家的欢乐²

1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 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他曾任宫廷画师，中年时失聪，暮年时创作了一系列有关战争、死亡和疾病的作品，风格阴森恐怖，被称为“黑色绘画”。

2 即苏丹凤仙花，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家的欢乐”（Alegoría del hogar）。

有天下午我想剪一枝插在外婆家也就是现在的妮妮姨妈家饭厅的花瓶里但她们不喜欢这些花因为它们是野花不适合在室内生长于是妮妮姨妈连花带水一起倒进了花坛把空花瓶留在了桌上。

我想给那张没有桌布的黑色椭圆餐桌装点一丝色彩，于是用水泵里的水把花瓶装满还剪下几枝凤仙花插在里面做这些事情让我感到开心。

老师帮妮妮姨妈削土豆和红薯洗蔬菜他还去买了一根牛尾骨来给食物增添风味。我一点儿也不饿。

老师、护士还有我围着桌子坐下，妮妮姨妈端着食物进进出出。我注意到她给外婆准备了一个盘子尽管外婆已经不在。

她问道妈妈你还想再吃点吗然后她又自己答道好吧亲爱的，我有点害怕因为那是外婆的声音尽管外婆已经被埋葬了而且妮妮姨妈放在棺材下的那口锅散发的热量让她膨胀得像个气球现在可能已经爆炸了。

老师和护士面面相觑怜悯地摇了摇头为她的疯癫叹息感叹或许她能看到我们所不能看到的东西据说有人能看到死人他们被称作灵媒。

每当妮妮去厨房拿东西时护士就往她盘子里放一个土豆、红薯或煮鸡蛋就这样把外婆盘子里的食物渐渐拿空了看起来就像她胃口大开地吃完了妮妮惊呼这是第一次妈咪乖乖吃饭不用她操心。她还说她注意到妈妈更丰满更红润了同时脸上挂着几乎咧开嘴的灿烂笑容虽然有点夸张但这让她找回了一些失去的青春她过着如此忙碌的生活作为寡妇独自照顾孩子还要操心妮妮和那个西班牙人桑丘的失败婚姻桑丘送过我一个洋娃娃妈妈把它弄坏了是她叫她这样做的因为她觉得那个西班牙人盯着我稚嫩的乳房而我已经发育了。

我感到非常生气差点儿就要告诉她外婆的椅子是空的外婆正在地下腐烂蛆虫会在她身上大快朵颐就像故事里的虫子吮吸瓦尔德马尔先生的脸一样¹，但我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转过头问老师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他的脸变

1 这里指的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瓦尔德马尔病例的真相》（“The Facts in the Case of M. Valdemar”）。瓦尔德马尔先生在即将死去时被催眠，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下生活了七个月。后来医生解除了他的催眠状态，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腐烂，最后只剩下一摊让人厌恶的腐液。

得像番茄一样红他冲我摇动手指要我闭嘴还补充道他不记得了即使记得也无关紧要但瓷娃娃妮妮的破碎和有关堂桑丘对我有非分之想的污蔑让我对妮妮姨妈怀恨在心对妈妈更甚因为她相信妮妮还用瓷娃娃妮妮的碎片伤透了我的心。

我注意到妮妮姨妈独自喝完了一整瓶白葡萄酒之后她弹吉他唱歌我清楚地记得她唱了什么：

我的狗都死了，

茅屋孤孤单单。

现在我也死了，

一切归于平淡。

护士用纸巾擦了擦眼泪然后去收拾桌子洗碗这时她想起来贝蒂娜还在阁楼。她装了一盘剩菜又拿了点儿面包，然后将那个残疾姑娘带了下来，后者问发生了什么事。卡丽娜说外婆在墓地妮妮姨妈说她是去给不知道谁送花了。

老师说 he 得走了还递过来我的大衣和画纸。现在，只剩下我俩、坐轮椅的贝蒂娜和另一个人

可我忘了是谁了，还有留下陪着妮妮姨妈的护士。妮妮姨妈说外婆已经暖暖和和地躺在床上了她也准备去睡了。

我们走到了街上，妈妈和因格拉西亚姨妈说或许她们应该留下陪妮妮毫无疑问她已经丧失理智了之后她们又说其实给护士一点小费她就会很用心了而且还带去了那么多饭菜足够再喂饱另一个胖子了我猜她们指的是妮妮姨妈。

我想要喘口气所以要插入一段停顿但我急着描述在悲痛的人群后面彼得拉推着贝蒂娜的轮椅在走贝蒂娜头埋在乳房之间睡觉她的乳房巨大不像我的很小，她还在打鼾。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忘记了谁。我们坐上了一辆篷车拉车的是一匹栗色的马漂亮得好似黄金我想为了摆脱所有这些坏情绪一到家我就要把这个小动物画下来涂成金色还要把它命名为《飞马¹》，即使真的飞马那光滑的背上有一双拍打着的翅膀。

1 即珀伽索斯（Pegasus），希腊神话中一匹长有双翼的神马，曾战胜怪物喀迈拉。

我们到家了大伙儿又一起熬夜有小丹尼利、彼得拉和贝蒂娜她还闹着要吃东西于是他们给了她肉卷和汤，卡丽娜因为有点发烧没有去葬礼老师没有回家睡觉而是留下来陪着送葬的亲友。

我要说明的是我们当时是在因格拉西亚姨妈家，我看到卡丽娜因为发烧脸色很差非常明显她喃喃地说了声抱歉就去睡觉了。

妈妈提醒我注意时间还问我们为什么不回家老师也说没必要在这儿耗着当他起身去拿搁在椅子上的帽子时妈妈拦住了他说这可不是针对您，老师。贝蒂娜眼睛瞪得大大的说她不想走，彼得拉说她就在厨房炉灶旁的躺椅上睡就是卡丽娜之前坐的那张。妈妈、我和老师坐上等在街边的车回家了。

老师担心留在因格拉西亚姨妈家正坐在矫形椅上的贝蒂娜而我妈则担心发烧的卡丽娜她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个外表畸形的孩子胸膛里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如果不是她的小胳膊太过短小她会画得比我好我只会在画纸上涂抹些没人理解的胡言乱语。她讽刺地补充道上帝把面包给了没有牙齿的人，她用责备的眼神表达了这一点。

老师拿出一张画纸贴在墙上要我画点儿和太阳差不多的金色东西因为太多的阴霾和悲伤正在击碎我们的灵魂我想老师指的大概是内心那张床单吧如果上过浆就会碎掉吧我也不懂，我不知道活生生的躯体（这个词是我从词典里抄的）的一部分怎么会被击碎。

飞马圣洁地疾驰在金色的河流上岸边的荷兰向日葵黄灿灿的而一些黑鸟撕碎了周遭的金色因为任何风景都不乏丑陋之处无论它是多么金黄。

老师顶着秋日的蒙蒙细雨走了。我在沙发上睡着了似乎在等待着未知却又命中注定的事情之后电话响了是彼得拉的声音她说卡丽娜吐了高烧不退因格拉西亚姨妈在等着天亮打电话给医生。

我盯着飞马突然注意到卡丽娜骑在那漂亮的马背上我叹了口气问你们要去哪里他们回答说要去没头没脑的月之王国于是我知道不用给卡丽娜叫医生了她是要去寻找她丢失的孩子。我安稳地睡到了第二天卡丽娜突然去世的消息传来而我实际上早已知道我为她感到高兴因为无论她去哪儿都比待在这个悲惨世界要好。

又一场家庭葬礼。当妮妮姨妈得知卡丽娜不再属于这个黑暗世界一些可怕的回忆涌上她的心头她想起一段前往肮脏街区的旅程一次踏入可怕猪圈的经历和一种叫作堕胎的手术。但她闭上了不再有假牙（被我扔到抽水马桶里去了）的大嘴怕我会说一些牵连到她的话于是在守灵时靠近我并脱口而出我也参与了这件事我没有跟她掰扯从她面前逃开了好像逃离一只可能是蝎子的毒虫。

这件事让妮妮姨妈忘记了不久前母亲的葬礼在仪式上她一直用母牛般的双眼盯着我。我则对她吐舌头。

当他们抬起卡丽娜小小的安息之匣时我注意到它很轻很轻于是我在心中告诉自己她已经和那匹小马飞去未受洗的婴儿去的地方了也就是灵薄狱¹这还是第一次领圣餐时慕道班的神父教我的我念诵《天主经》还对天使们说了些话我告诉他们要让卡丽娜和她未受洗的孩子（因为在出生前就

1 灵薄狱（Limbo），即“地狱的边缘”，用以安放罪不至下地狱，但也无福进入天堂的灵魂。另外，灵薄狱安置了在受洗前夭折的婴儿灵魂，他们不应当受到惩罚，却因与生俱来的原罪而无法获得救赎。

被杀死了)去一个没那么炽热的炼狱。至于卡丽娜我请求卢汉圣母宽恕她尽管我不知道也不理解那小孩儿怎么会跑到她肚子里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和她一起待在厨房里的男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对圣母说这是一场噩梦而身为母亲的她很清楚圣灵鸽子带来一缕光就足以让一个发育成熟的少女受孕如果她没有发育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卡丽娜还会和我们在一起善良又安静。

我们把她安放在外婆坟墓附近的坟墓里妮妮姨妈没有看或者假装没有看她这就是为何我开始不相信她我开始怀疑除了我严重残疾的妹妹贝蒂娜之外的所有人。

当花儿生气时她们会抖动雌蕊皱起花瓣看起来就像有毒而又滑溜溜的小动物她们的外表会发生变化不完全是植物或动物她们是精灵或者邪恶的仙女不是因为她们希望如此而是因为人类将其摘下带去花店这让她们受尽折磨让她们感到恶心和愤怒但人类没有察觉当风吹过而花粉散落在肥沃的土地上时小小植物就生长起来就像给予她们恩惠与色彩的大植物一样。另一方面当她们被拔

起时往往连花瓶里的水都无法帮助她们不为自己散发的难闻气味感到羞耻尤其是在守灵的时候这种气味混杂着死者的气味成了对美和造物的侮辱。

家中（现在是妮妮姨妈的之前是外婆的但已经不是了因为她死了）花坛里的花都讨厌妮妮姨妈因为她们听说妮妮鄙视她们而且不想要她们出现在桌子上因为她们是野生的杂草她还大呼小叫把这些破玩意儿拿开桑丘姨父（他没有跟她同房但还是她丈夫）会送她红玫瑰和白玫瑰这让她很开心正好我得承认我不知道同房是啥意思我会去问彼得拉她很了解这些弯弯绕绕这个词我不知道听谁讲过但听起来不错我就用了。

我们回到因格拉西亚姨妈家里开始守灵。

我还是带着我的画纸妮妮姨妈说我滑稽可笑跟造纸工人一样老师也在那里他为我辩护他告诉妮妮我无论是画在画纸或画布上的作品都获得了艺术杂志的好评很快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展览不仅展出画纸还展出画布只向特定的公众开放而她都这个年纪了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绘画艺术而且他外婆家看到的那些玩意儿也一文不值。

妈呀……妈呀……妈呀……那个长着牛眼睛的母猴子尖叫起来。

因格拉西亚姨妈此时在小丹尼利也就是她表兄同时也是她丈夫的肩上埋头哭泣为卡丽娜的死也为她妈妈的逝去哭泣那也是小丹尼利的姨妈也就是我的外婆。

我羡慕卡丽娜此刻享有的平静在一张纸上我随手描出一幅怜悯之作这让我慢慢想起了老师在美术课上给我们看过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¹他讲解得极其精妙以至于我不得不请假出去因为我的胸口像一只亢奋的小猫咪一样咕噜咕噜地叫我在外面待着直到自己平静下来因为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说过我的眼泪流不出来它们在我的胸腔里积累成了一个湖而医生将其诊断为慢性感冒当我告诉妈妈时她说这个诊断也太蠢了还说我虚荣所以胡说八道来吸引别人的注意。这个残酷的词狠狠击中了我刺痛了我的灵魂我仿佛被弹弓射出的鹅卵石

1 这里指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杰作《怜悯》(Pietà)，捕捉了耶稣从十字架上被抱下来交给母亲马利亚的瞬间。

攻击了一样这些词都是我在词典里查的但之后我就累了头痛欲裂——这个词也是我在想弄懂头为什么疼时在词典里查到的。

老师和小丹尼利在为守灵的人们准备咖啡还配上了小饼干和装在小杯里的波特酒。

我想回家了于是老师去找车妈妈说我们应该好好睡一觉才能缓过来于是我们就走了但彼得拉留下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会在因格拉西亚姨妈和小丹尼利悲伤的家里填补卡丽娜留下的空缺。

我向她指出这是她的义务因为她和卡丽娜一样都是那对夫妻的女儿而我还有一个妹妹贝蒂娜，她说我只有半个妹妹气氛由于妮妮姨妈和老师的争吵开始变得紧张他们需要冷静下来妈妈又说了一些哀悼的话，但大家都夹着尾巴走了除了贝蒂娜她拖在身后的灵魂尾巴与日俱增——这个词是我在词典里查的我却没法展示我一天比一天丰富的词汇量因为一旦词语从我嘴里脱口而出就会显得很蠢。

妮妮姨妈走着回家了虽然她好几次看向我们可我们没有请她上车。她用没有牙齿的大嘴窃窃

私语着什么因为她的假牙被我扔到马桶里去了我
不会再重复当时的情况以免让有机会读到这里的
人感到厌倦而有幸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也要多点耐
心因为我也在倾听自己看看写出来的文字是否也
和内心的自言自语一样繁复愚蠢，不管是谁看完
了这段荒唐冗长的哀歌都会骂我在浪费他的时间
但同时不得不承认他放不下我因为他在我关于爱
和死亡的愚蠢苦涩的言论中发现了很多他们或她
们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如果读者是一位女士的话。

当妮妮姨妈回到了她妈妈或者说死去女士的
家如今也是她的家时，她打了个电话妈妈说闻起
来不太好¹即使我什么臭味也没闻到因为贝蒂娜不
在场所以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妈妈在说这话的时候
闻到了什么但第二天早上奶贩子骂骂咧咧地到来
时我推断出了这一点……可怜的女人……可怜的
妮妮姨妈在那曾经属于死者如今属于她的院子里
脱衣服的时候摔倒了，而这也太好玩了于是我笑

1 在这里妈妈用了“oler”这个动词，有“闻”的意思，尤娜理解错了。
其实妈妈就是在说“她似乎不太好”。

了起来虽然这是荒谬（词典里的词）的罪过，更荒谬的是妮妮姨妈是踩到一朵被风吹到院子里瓷砖地上的花才摔倒的而花的名字叫作家的欢乐。

第二部

SEGUNDA PARTE

我确信绘画是一种
天职而不仅仅是一个傻姑娘的异想天开
这是妈妈很早以前说的她已经不再这么说了
但我永远不会原谅她

邻 居

彼得拉一直待在因格拉西亚姨妈家的厨房里。我问她为啥要这样她对着我使了个眼色我猜她可能在谋划什么。当我加上句号时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所以我要出门透会儿气冷静一下马上就回来。

我回来了我想提醒读者彼得拉是或者说曾是卡丽娜的妹妹卡丽娜让邻居把一个婴儿塞到她肚子里但我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做到的即使这确实就发生在厨房里彼得拉的眼色是在跟我说她决定守在厨房取代卡丽娜的位置让灯亮着这样那个邻居看到她就知道他可以跨过围栏来就像卡丽娜会脸红得像番茄然后低声细语地说他不停地吻我……

我得告诉你们在凌晨四点彼得拉跳过铁杉围栏然后把手指竖在唇边示意我安静我们把房间的

门锁上我告诉她我会为她扫清（词典里的词）一切障碍但她必须告诉我有关孩子的事情，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得加个句号休息一会儿。

她告诉我可怜的卡丽娜备受折磨因为那个邻居是个已婚的老男人他把她的私处毁了让她血流不止就像月经来的时候一样后来月经不来了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妮妮姨妈（如今她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奉献给至高无上的主）决定为了家族的尊严带她去掏空肚子宝宝的，其他事情我就不再赘述了但我认为至高无上的主应该把妮妮姨妈投进十八层地狱她真的不该如此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宝宝彼得拉向我保证她会为卡丽娜和宝宝复仇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说邻居看到灯亮着就跳进了厨房于是她对那个老男人说她的烤蕉可是一绝于是她开始忙活之后她吐了但那个老男人跟她许诺如果她继续烤蕉就送她一个戒指她同意了。我在词典里查了半天烤蕉是啥意思但这是头一次我啥也没查到，我不得不去问彼得拉烤蕉到底是什么。

我用了逗号和句号脑子里开始嗡嗡作响我得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我会彼得拉出现之前

回来她气得五官变形为卡丽娜和那可怜的孩子遭受的不公感到愤怒尽管我还是不明白孩子是怎么进到我表妹的肚子里去的但我告诉彼得拉我明白了而她向我保证她会用她愤怒而闻名遐迩的烤蕉解决如此不公她说的可能是编写词典的先生们遗漏的词或者是某个新词现在有太多新词了。

我回到画纸上画下我对生命、命运和死亡的感受、疑惑和奇特的表达而我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即妮妮姨妈的死是合乎逻辑的而无辜的卡丽娜和她的孩子的逝去则毫无道理她并没有做任何坏事如果你不相信我那就看看万千教堂和家家户户挂满了的圣母像吧那位美丽的女士总是在慈爱地轻摇怀里的婴儿¹这实在不令人讨厌即使后来有人杀死了这个孩子也是在他年满三十三岁²时基督教宣称他的死亡也是不公正的但这个年轻人还会复活而卡丽娜的孩子并不会我也多想把他抱在怀里。

我真是厌倦了标点符号可又必须用它们来换

1 即圣母马利亚怀抱幼年的耶稣。

2 据《圣经》记载，耶稣在三十三岁遇难。

气不然我就会窒息而在美术馆展出大量我的画作之前我可不想死去，老师说这将是我的个展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展览他将帮我写那些重要的介绍以便人们可以阅读并欣赏这里并不是指那些缺乏文学素养的文字而是报纸杂志都预言将会引起轰动的绘画我为我的作品感到骄傲也为老师因为我长得像莫迪利亚尼作品里的那位忧伤的女士而叫我系黑领带的女人而感到骄傲。发生的一切都被我记录在画纸上这是关于一个奇怪家庭的故事有时我觉得所有的家里都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而人们会将这些事隐藏起来，比如我在美术学院的同学阿马利娅告诉我为了让家人能吃饱也为了自己可以继续学习她不得不跟一个有钱男人睡觉每次他给她钱而她又把钱给她妈妈这也够她继续上学了第一次时那个男人发现她是个处女问她为什么骗他说自己不是处女她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说因为她饿因为她需要钱去上课那男人什么也没对她做让她穿上了衣服之后给了她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再也没见过他多年后她得出结论这位先生是她遇见过最好的男人因为之后她跟好些人睡过我没觉

得这有啥不对但在她告诉我所有细节后我再也没跟这个女孩来往过。

妈妈像往常一样教课但有件新鲜事让我大吃一惊那就是老师跟妈妈提议想寄宿在我们家这样他也能帮忙照顾贝蒂娜和尤娜如果大家忘了那就是我，妈妈大可放心因为他是个四十岁的单身汉行为端正他也可以给鲁菲娜帮厨彼得拉总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她说如果老师和我妈妈能坠入爱河那可是好事一桩我没有被逗乐倒不是因为我对老师有什么特殊感情而是因为虽然爸爸已经忘记了我们但他总还是活在世上的而且妈妈也是个老师她应该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总不能给人闲言碎语的机会于是我去问老师他笑着说我母亲是一位体面的已婚女性而他从未有过这种疯狂的想法。我也就放下心来。

我歇一歇。

我没有用多少篇幅来介绍妮妮姨妈去世后举办的弥撒和其他仪式。我并没有太多感受。

我歇一歇。

我得少用些句号否则我会源源不断地讲下去。

老师搬进阁楼爬上了老旧潮湿咯吱作响的木楼梯搬运工帮他把小床衣柜一张小桌子还有很多包裹和很多书抬上去了我不喜欢他离我这么近因为去美术学院的旅程不再那么令人兴奋了现在我和他一起去其他人都觉得他是我爸爸或者老男友那些蠢货不理解纯粹的友谊我和老师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手指交叉以卡丽娜的灵魂起誓事实便是如此如果我撒谎请上帝惩罚我。

哎呀……哎呀……哎呀……我得深吸一口气聊聊我的画展三十张纸面绘画十张油画我得说我被照相机的闪光灯和老师表现出来的激动吓坏了第二天他在读报纸上的评论他们说我的价值等同于跟我一样重的黄金但我瘦小的身子才四十公斤多一点儿这是我的原话结果大家觉得我不仅是个杰出的画家还是个机灵的交际花。

在这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开始给书籍和杂志画插图电视和广播节目也邀请我出席想要问我一些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的问题因为我害怕所以从来没去过老师说我非常害羞但具备如此天赋的画家极其罕见因此我不用担心只管继续画画他

会代表我跟电视和纸媒保持联系。

我脑中的灵感源源不断在我梦中生活里的事变成更加绚丽美妙的形象它们在我的想象中起舞与我对话强迫我将它们从自己身体里提取出来倾泻于画纸和画布之上我如同一个怪异的存在听从那些形状或形象专横的指使行事如果我没有回应它们就会用玻璃牙齿啃噬我的脑子和心脏只要是有意义的经历我必须将其挥洒在画布或者画纸上。如果不遵从那些恼人的低吟我就会感到难过而当画作完成后无形的手倾情为我鼓掌像蝴蝶拍打翅膀像渺小的蜂鸟唱起赞歌我就知道这幅作品必将不同凡响，就会用它参加比赛和展览。

我感到惊讶的是家里没有人注意到我带来的变化和贡献的金钱那可不是小数目足以给家里的房子新建一个露台一间卧室并购置新的家具。

我穿着优雅，精心挑选的西装、裙子和鞋子衬托出了我的女性气质我阅读画家的传记发现自己无意中变得与他们很相似这让我很开心因为这使我确信绘画是一种天职而不仅仅是一个傻姑娘的异想天开这是妈妈很早以前说的她已经不再这

么说了但我永远不会原谅她。我得出一个结论我
比她一个平庸的小教师挣得多就是这样。我要休
息了我要出去呼吸极光的空气。

烤蕉之谜

老师是我的代理人。

彼得拉总是把人想得很坏她提醒我要当心那些贪图金钱和利益或是其他什么的代理人不要轻易信任他们她很遗憾自己没到法定年龄不能当我的代理人因为她手脚干净这倒提醒我了我从没注意到老师有一双脏手但我没说什么我记得死去的外婆也就是妈妈的妈妈常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即使我不太懂这句话但直觉（词典里查的）告诉我这和我表妹彼得拉说的是一个意思。

啊……句号……真累人啊但有太多想法在我脑海里横冲直撞地乱跑我忘了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了但一看到彼得拉我就想起来了原来我是想问她在词典里查不到的“烤蕉”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歇一歇。啊……

当我向彼得拉请教这个词时她哈哈大笑大声叫我白痴说我都过了十八岁怎么还不知道怎么发音她摆出一副六年级老师的架势念出口交而我目瞪口呆眼前一黑恳求她讲清楚这件事因为，从彼得拉的表现来看，这应该是所有女孩都会练习的东西她在椅子上坐下假装自己是个男人就像之前让卡丽娜怀孕的那个卖菜的她张开双腿说如果她是个男人这里就不是妹妹了而是一根阴茎也就是鸡巴那是男人用来尿尿的不是我们女人用的为了防止怀孕千万不能让阴茎塞到女人裤子里面因为阴茎喷出的精液会污染私处之后会怀孕这可是最糟糕的事情所以她跟那个卖菜的提出要帮他口交而他欣然接受。我太累了……

她仍然张开双腿坐着继续解释说口交就是指男人把鸡巴放进女人嘴里让女人像吮吸水果或糖果一样吮吸很快精液就出来了这样就不会怀孕了。我听完当场就吐了她很生气发誓再也不会给我解释这些私密的事情了尽管她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很有用这样发生在无辜的卡丽娜和她宝宝身上的事

情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任何不想有所承诺的男人都会接受口交比起正常的方式他们更偏爱这样这让彼得拉觉得很肮脏，另外已婚人士会要求用这种方式因为他们和自己受到法律或教会认可的妻子已经有了子女彼得拉比我小两岁没人知道她靠这种方式挣钱她相信我不会说出去因为这让我大开眼界知道了不能让别人把阴茎插进我的阴道那样我就会像卡丽娜和她的孩子一样感染而死我为自己的呕吐向她道歉并感谢她给我上了一堂非常有用的口交课，但我不会实践的因为我是个脆弱的肠胃还患有肝炎和免疫缺陷病（词典里查的）这会把我弄进医院的。

而在医院里我还得告诉医生病因这会让我羞愧而死的。我绝不会做这种事的毕竟我靠画画和为报纸杂志画插图赚了不少钱即使不做这些我也宁愿像菲洛梅娜的妈妈还有菲洛梅娜一样做小时工她们都是邻居很穷但很体面当我说菲洛梅娜娘俩体面时彼得拉意识到了我是怎么看她的于是她揪住了我的头发我再次向她道歉她也原谅了我。

彼得拉的决心

彼得拉是因格拉西亚姨妈的女儿卡丽娜的妹妹尽管卡丽娜已经死了，她决定就睡在厨房里于是跟因格拉西亚姨妈说在那里她不会冷因为炉子整晚都烧着于是因格拉西亚姨妈同意了，如今她什么都会同意的因为彼得拉是她唯一的宝贝女儿尽管她的丈夫兼表兄小丹尼利还和她一起睡在大房间里的双人床上一幅耶稣圣心的画像挂在墙上保佑着他们注视着他们，每当他们要行夫妻之事时因格拉西亚姨妈就会用桌布把它盖住。我不会再说那些句号逗号让我疲惫的话了我会显得很可笑那些同情我的好读者也不想再读下去了。

我忘了自己是否写过彼得拉是个小矮子医生说她出生时可以被放在一只手的掌心里她的教母

也正是这样带着她进入教堂的就像抱着祭品一样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这么说他们都觉得她没法活下来但大家都错了如今她也活过了这么多年岁对于生活也比即将年满十九岁的我更加了解。

她身高只到我的腰部因为我有一米七又高又瘦而她是个胖姑娘脸蛋就像一个可口的苹果。她告诉我那个卖菜的邻居是在晚上跳过小围栏来的。一开始是每周一次但她的口交技巧迷得他神魂颠倒如今他每隔一天或者更确切地说每隔一晚就来有时候每晚都来还来得越来越早是她提议这样做的。为的是不要引起邻居怀疑因为在杂货店有人问她是谁翻过了围栏而她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她还提议改变见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一次他来下一次她去。她没法跳过围栏但可以爬过去他们可以在他储藏土豆和其他蔬菜还有水果和鲜花的菜棚见面他接受了但建议一周后再开始执行新的计划她也觉得可以。

不知为何一片踌躇的阴影让气氛变得扭曲（词典里查的）后来我也把这片阴影画了下来我问彼得拉在打什么主意她兴致勃勃谈论着各种话题这

时却突然停了下来她笑起来那可口多汁的苹果也就是她胖乎乎的脸蛋就像一个魔鬼般的火球我有些害怕了她注意到了这一点告诉我那个邻居对她说要不是他已经结婚了他会娶她的这让我更害怕了我以为他们会把那个男人的妻子杀掉她看穿了我的心思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无论如何她不想给当局带来麻烦她会做点其他事情。

我劝她不要伤害一个无辜的人她回答说卡丽娜才是无辜的我拉着她的胳膊重复道别杀他老婆她有个蠢丈夫这已经够让她受罪了她尖叫着要我放开她的小胳膊说我把她捏疼了这让我想到体弱的她干不掉他的意大利老婆那女的又高又壮就像堆在一起的四大口袋土豆。

我暂且不谈彼得拉跟她那可恨的另一半我看到老师拿着一些书爬上了通往阁楼的楼梯。老师在家里帮了很多忙妈妈都变胖了鲁菲娜也是。我注意到老师对我没那么关心了而实际上我也不需要了因为我大可以独自从家去美术学院一位女士给我上私教课她是画家也是歌手名叫堂娜洛拉她出身显赫以至于要用两个姓胡利亚内斯和伊斯拉斯她

在家附近的一所学校当老师那所学校名叫玛丽·奥格雷厄姆小姐那里的学生都是和堂娜洛拉一样的贵族小姐鉴于老师也在那里教画画校长允许我使用大会堂来办画展老师建议展览期间我不要说话他会为我写一页稿子我将在排练后试着朗读这足够让她们了解我作品的质量了她们会喜欢我期望我加入她们的圈子但不要接受因为我是独特的如果这样的话作品和参展者以及他作为发起者的名誉都会受损我问他我会不会成为那些女士和先生眼中的怪人他答道不至于但一定要保持体面。

我去盖斯和查韦斯¹挑了一套带有鸛鵒眼图案和天鹅绒领子的小西装，我在一家皮具店里买了连裤袜、带扣皮鞋和公文包，都是用最好的皮革做的我会用它来装小张的纸面绘画而老师会帮我把油画和大张的纸面绘画带过去。

激动和其他难以言表的情绪让我十分疲惫我得休息一下再继续。

1 盖斯和查韦斯（Gath & Chaves）零售公司创立于1883年，总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旗下商店销售的商品种类繁多，以高端品牌为主。1922年，该公司被英国著名的哈罗德百货公司收购。

画展进行时

他们把画挂在巨大的会堂里还给其中最重要的画作打了一点光使它们显得格外醒目我看到我的画作几乎都被照亮了下面的署名是尤娜·里格洛斯但里格洛斯是老师捏造的因为我的父姓是洛佩斯当一位年长的女士读到了里格洛斯我想她忘了画里有什么走过来问我里格洛斯是不是就是那谁……那谁我忘了而我答道我叫尤娜·洛佩斯里格洛斯是谁得去问我的老师那位小姐惊讶地说啊……然后她去看另一幅画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看到她走了我想她应该不会回来了老师过来对我说如果有人问你是不是姓里格洛斯你就回答是但已经晚了那位问过我的小姐已经知道这是个谎言了但我想，我的作品会被她们欣赏的即使我姓洛佩

斯可我什么也没对老师说我对他的敬意大打折扣。

画展持续了一星期我卖出了十幅画但我注意到大家对我很冷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冷淡但我隐约明白自己永远无法融入这个团体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需要时间来学习和绘画对于其他事情我并不在行哪怕是解开一个绳结或者打开一瓶酒。

幸运的是报纸报道了这件事而且在我没有注意的情况下某位摄影师拍下了我的照片这张照片和我的作品《失望》一同出现在了报纸上。

《失望》是一条长长的烟色笔触坠入满是羽毛和玫瑰花瓣的湖中背景是一抹褪色的红于我而言这是《哈姆雷特》里的一个片段，即奥菲莉娅淹死在湖中。

当我在介绍作品时我像个艺术家一样说话但对我自己而言这样反而玷污了我想要创造的事物的意义。

后来我参加了其他更重要的展览并且接纳了里格洛斯这个艺名也就是尤娜·里格洛斯老师总是陪着我有次他向我承诺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去欧洲虽然我想去欧洲但我想一个人去因为我已经

知道独处才是最好的状态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亏欠了老师多少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这可是除了自私和嫉妒之外最糟糕的品质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撞上这种人但我在绘画艺术方面如此杰出又有什么过错呢我坚信自己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位先生把我称为当代的佩托鲁蒂我去过这位画家的画展那真是精彩绝伦。

老师同时也是我的代理人他告诉我如果我继续这样卖画两三年后我就能买一套小公寓了长大后还依赖家庭或者跟他一样四十多岁了还没有自己的住处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买了好些精美的画册爱上了毕加索和法国点彩画家我决定一有机会就去巴黎参观卢浮宫。现如今，十九岁的我和很快就要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母亲待在家里有时她会坐在院子里看夜幕降临我知道她在怀念我那一去不复返的父亲他可能已经死了或者谁知道呢……

我的努力使我能够流利地进行对话虽然不是每次都能做到但如果我继续这样每晚阅读我将不再是个异类虽然我也对此表示怀疑但我并不在乎。

有次有个男生盯着我他骑着自行车穿着简朴看起来很穷我猜他是个泥瓦匠或者钻井工人我这么说是因为他的衣服满是污渍他的手也很粗糙……但他长得真是英俊啊当他看着我时眼睛闪闪发光颜色如蜜糖看起来就像电影《正午》里的加里·库珀¹如果我去美术学院我会等他骑车经过他会接近我还叫道小家伙不过真漂亮一天晚上我画了很久也不觉得累可能是因为我恋爱了但我不会告诉别人尤其不会告诉彼得拉她肯定会出言不逊嘲笑我还会觉得我有了性行为……绝不，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那个骑自行车的瘦男孩的事因为男女之事令人厌恶这让我无法忍受。我会换一条道走避开骑车的瘦子因为我记得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死去的外婆说过女人是干柴男人是烈火魔鬼吹一吹燃起来的是干柴其他的我已经说过了我知道如果可以的话今晚我会哭泣因为我说到做到我再也见不到那个骑车的瘦男孩了。但我会画在画布上画出

1 加里·库珀（Gary Cooper，1901—1961），美国知名演员，曾两次夺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他眼里的光辉这是一种我再也无法见到的美……
好吧……事情就是这样诸位知道我累了我得停笔
了但我会继续写的。

彼得拉言出必行

我最近太忙了都没怎么在家待着也几乎没有时间吃饭或者只能随便吃点儿我也无暇关心彼得拉、贝蒂娜、因格拉西亚姨妈、小丹尼利和鲁菲娜，因为我像小鸟一样四处奔波履行自己的义务遗憾的是由于我在口语方面的缺陷我没法发表演讲我脑海中形成了空洞的荒漠我从物体和事件中获得的灵感在此停留转化为情感或寓言之后汇入我的作品成为人和物之间的纽带（词典查的），某种东西自发而来如泉水喷涌而这就成了我的创造。

一天傍晚彼得拉过来跟我说她向邻居提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天晚上他从围栏上翻过来另一天晚上她从围栏下爬过去他们总是在做诸位都知道的事情抱歉我说得太直白了。

我问彼得拉爱不爱那个邻居她说她爱记忆中的卡丽娜她那被卖土豆的搞大了肚子的姐姐他倒是非常肯定她爱慕他因为做这种诸位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可需要非常深沉的爱否则他就不爱她了觉得她是个娼妓也就是说那个菜贩子还有点道德观念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利用了天使般的卡丽娜事后把一切都抛弃在如今他不时与彼得拉共度春宵的肮脏菜棚的泥地上。

就这样又过去了六个月加上之前他们连翻带爬做体操一般的一年总共过去了一年半一天傍晚彼得拉像往常一样来了我注意到她脸色苍白怪异她脸上倒不是恐惧这个小人国的侏儒什么都不怕我猜她如果犯了什么罪比如给那个菜贩子邻居的老婆下毒她会像蟑螂一般轻而易举地逃到地缝里去。我说我能看出来她很紧张她把猴爪子一样的小手揣在兜里我看到她把手拿出来拨了拨额前的刘海但并不相信她这种匆匆把手从这里放到那里的夸张表演她想看自己假装出来的冷静态度是否让我信服我再次恳求她不要伤害菜贩子的老婆她和卡丽娜一样无辜即使她又老又平庸彼得拉以对

死去的女孩和孩子的敬意起誓她从没想过要伤害那个菜贩子的老婆一点这种想法也没有于是我冷静了下来。

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的直觉也不是那么灵敏。

隔壁女人的绝望震惊邻里

那晚我十二点躺下听到隔壁女人也就是菜贩子老婆的哀号后我再也无法入眠那天晚上轮到菜贩子等彼得拉爬过去干那事儿伴随着菜贩子老婆的尖叫声我听到有人敲我卧室的门果然是彼得拉她径直跑到我的小浴室清洗自己和一些贴身衣物。我想没人听到这次慌慌张张的来访我走进浴室她正在浴缸里给自己抹肥皂我看到浴缸里的水被染成粉红色就像在洗切成片的鸡腿彼得拉说把门关上晚上我们俩一起睡明天你得说我们整晚都在这里待在一起我跟她保证我会这么做的但她得发誓血迹不是隔壁那个女人的她再次发誓说不是。

由于我听到了那个女人的尖叫我断定她不是受害者（词典查的）。

我帮着彼得拉擦洗直到血迹都被洗净我们把她的衣服放在炉灶边烘干当我抓起她的外套时一把折刀从口袋里掉了出来我把刀放进了浴缸彼得拉示意我戴上橡胶手套再把刀洗干净她告诉我这是一把塞维利亚折刀我按她说的把刀擦干用报纸包好。

后来彼得拉跟因格拉西亚姨妈也就是她妈妈通话她解释说我们去散步了因为天色已晚她就留在我家过夜帮我打扫被颜料弄脏的房间她还求我说如果有人问起她是不是在我家过夜就说是的并且要重复一遍她跟母亲说过的话否则她会有麻烦的然后我们就睡觉了我们确实需要好好睡一觉。

我还是睡不着于是起身去画了两幅画我将一幅命名为《裸体的女侏儒》另一幅则叫《着衣的女侏儒》¹如果有人对她前一晚在我家的事表示怀疑这可以证明彼得拉不但在帮忙还在为她的表姐当模特她的表姐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画家在艺术界颇

1 戈雅曾为一位青年女子画过两幅肖像。在两幅画中，女子神态姿势均一致。只是一幅画中女子裸体，该画名为《裸体的马哈》；另一幅画中女子着衣，名为《着衣的马哈》。

有声望。我预感第二天早上会在报纸上读到可怕的消息但出于谨慎出于怜悯也出于对死去的卡丽娜和她孩子的缅怀我并没有问我表妹。

彼得拉起来煮马黛茶时看到了这两幅画不禁小声尖叫了起来声音就像动物园里的小猴子我对她说如果有人问起她应该说她几乎整晚都在摆造型她抱住我大喊你是个天才我们继续喝马黛茶吃糕点一直到中午当我们打开我已经翻阅过的报纸时我告诉彼得拉她得看看新闻但不要表现出事先（词典查的）知道的样子我们也不要再对这起血腥事件发表任何评论了由于我们住得很近于是当医护人员闹哄哄地把一个袋子我们猜是尸体从那栋房子里抬出来时我们也出门去围观了尽管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报纸上刊登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报道配图是那个邻居躺在放土豆红薯蔬菜鲜花和水果的棚里的地上在血泊里双腿张开嘴里塞着阴茎彼得拉在我耳边说另外还有睾丸大家都叫球球或者蛋蛋但它们的学名是睾丸那邻居嘴里塞满了这些玩意儿裤裆血肉模糊就像一张用过又被扔掉的破布因为已

经用不上了照片里他的妻子绝望地扯着头发毕竟是照片因此听不到尖叫声但从她大张的嘴巴就能猜到这可怜女人的叫声那晚响彻整片街区彼得拉看向我说太可怕了这可怜的男人是个多好的人谁会对他做这么糟糕的事情意思就是谁把他害成这样我眼神冷漠地望向彼得拉回答谁知道呢我们把报纸折好给妈妈看，给老师和鲁菲娜看。

我陪彼得拉回家给因格拉西亚姨妈也就是彼得拉的妈妈看这些画并请她允许彼得拉再在我家住几天因为我想从她的造型中获得更多灵感她与与众不同大众会感兴趣的说不定这些画会卖得很好因格拉西亚很高兴地同意了因为表姐妹能成为朋友是很好的事情我的陪伴对彼得拉也很有好处。

我兜里还揣着包在报纸里的折刀彼得拉告诉我那是从她爸爸也就是小丹尼利姨父的工具箱里拿的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我把那把刀放回了原本的位置几乎没碰它。

街坊邻居们一片哗然认为这样可怕的犯罪手法一定是某种复仇行为。

惨无人道除此之外我们没说啥了我们去了死

于悲剧的卖土豆红薯蔬菜鲜花水果的先生家里表达了我们的悼念寡妇亲吻了我们以示感谢还送了我们一打橘子。

到此为止。尽管警察挨家挨户地询问但这件事再也没有被提起过。然而因为无法在周边找到罪魁祸首且被杀的先生是意大利人他们就定性为仇杀¹这在意大利语里是家族世仇的意思我也悄悄告诉自己这就是真相半个月后再也没人记得那个菜贩子了。

就这样彼得拉住进了我们家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的帮助下以及不久前才退休的妈妈的帮助下房子成了另一副模样我妹妹贝蒂娜有个独立的房间可以安顿她的灵魂尾巴它似乎不再变长了我推断贝蒂娜可能不会很快死去了老师给她的糖果巧克力和其他小玩意儿让她看起来更开心了老师对她很好很和善即使他试着教贝蒂娜写字但没有成功因为贝蒂娜把铅笔塞进了他的眼睛不是出于恶意只是闹着玩儿可这也把老师这个老好人的眼睛弄得通红。

1 原文为意大利语“vendetta”。——编者注

在母亲家现如今也是我们家附近是萨韦德拉公园我经常去那里画画坐在一个大理石长凳上欣赏智天使¹(查)的喷泉也能望见一座小桥和一尊抱着鱼的天使雕像那里也有其他雕像包括萨韦德拉²的雕像学校里教过他是一位名人但我记不清他是因为做什么事出名了历史对我来说并不简单事实上什么学科对我来说都不简单除了素描和油画。

一个星期六我坐在长凳上带了画纸去画喷泉不是画它本来的样子而是画我内心对它的感觉在我心里它长出了小小的翅膀背景是淡紫色的上面有淡蓝的光线还有一片洁白的平面我想在那里画一些赤脚的小孩儿再点缀上金色的星星和散发暗淡光芒的新月那月亮就像一些电影女明星或者优雅的小姐拔掉的眉毛³一年之内我也会把我的眉毛拔掉尽管老师说我的眉毛和五官很协调如果拔了

1 智天使，音译名基路伯，天主教神学传统中处于最高的天使等级的天使，一般以带翼的孩童为其基本形象。

2 科尔内略·萨韦德拉(Cornelio Saavedra, 1759—1829)，阿根廷独立运动的关键人物，被视为阿根廷首个国家元首。

3 好莱坞默片时代知名女星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 1905—1990)的标志性妆容，其新月般纤细的眉形引领了20世纪30年代的潮流。

反而会显得没有个性而我的个性令人惊叹只要我不说太多话因为我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可能会把听众逗笑即使他们不说也会发现我的缺陷当他们知道我表妹们的境况他们会断定我不正常更糟糕的是他们会对我的画失去兴趣晚上当我拿着镊子站在镜子前我感觉到了钢铁冰冷的触感我不敢拔了因为老师是对的我所取得的一切都该归功于他我对他像对父亲一样尊重如果我父亲跟我们在一起我也会这样爱他但他抛弃了我们我几乎不记得他了。

当我冥思苦想（查）这些蠢问题时我似乎在通往儿童医院的拐角处看到一辆婴儿车而推着它的先生长得很像老师不过老师本来就长得像随便哪个推着婴儿车从那个医院出来的人据我所知那所医院是处理儿童健康问题的。

于是我就一动不动地朝那个方向张望因为如果那位先生进了医院我就会看到他出来我在那幅未完成的画前呆坐了很久也没看到有人从医院出来。

请记得当我写句号时我就该歇歇了我脑子里满是各种形状和想法如果我一直盯着句号就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歇歇。

到了黄昏时分天气并不寒冷因为按照年历春天已经到来一个月了树叶和花朵装点了树木我喜欢橙花，喜欢金合欢。金雀花和椴树花似乎也生机勃勃我一边观察另一个方向一边在画上加入一点儿绿色和黄色但我知道黄色会给我带来很坏的运气于是不加黄色了而是涂抹上一些淡粉色就像清洗伤口血迹的水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想起了彼得拉身上粉色的水和我们的冒险我曾发誓要忘记它但我没能做到我还会时不时梦到那次行动以及那个寡妇送我们的橘子她男人和彼得拉曾翻来爬去我一步步把这件客观的事情变得主观也就是说一切由我来创造而现在我有点害怕也许是因为夜幕降临于是我从长椅上站起来准备离开公园慢慢回家。

就这样我走在街上在拐角处停下观察是否有车辆驶过结果看到平行（查）的街道上一位先生推着一辆婴儿车那位先生就是老师车上坐着贝蒂娜她正在吃蜂蜜味的爆米花用低沉的嗓音使劲地笑着虽然贝蒂娜是个小女生但她粗声粗气如同一个大男人当她用毕生所学的寥寥数语来要求大小便

或者想要食物时也是这样粗声粗气的现在她笑个不停而老师在吹口哨他吹着一首有点像摇篮曲的船歌而我看到贝蒂娜拖着的尾巴从靠背和坐垫之间的缝隙里探了出来正在伴着老师的口哨声上下跳动，也就是说跳起了舞而在那尾巴也就是似乎已经停止生长的灵魂中间，跳动着一朵血红色的玫瑰，虽然我羞于启齿，但写作时我总是直言不讳，这看起来似乎是从私处刚流出来的血我不得不坐在路边因为我无法想象，永远无法想象，老师和诸位知晓的某些男人一样行事我就不描述了。但我对自己说也许这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这什么也不是只是在春天暮色中的一幅画散发着馥郁而让人头晕的香气我决定继续走我的路对谁也不说你们知道对待这事儿我已经有经验了我就不再讲一遍了。

歇一歇。我到家了去自己的房间画完了这幅画我给它加上了两只脚前面又画了两个轮子在画面中间是一朵巨大的流血的红玫瑰花瓣被恶魔的烈焰灼烧它渐渐坠入背景的蓝色与淡紫色。

现在彼得拉也睡在我的房间里因为邻居一个男孩帮她把床搬过来了衣柜我们也一起用。她还

带来了一台收音机。

家里现在十分热闹我们什么也不缺吃得很好尽管我宁愿在外面吃这样我有时间思考也不用看越吃越多的贝蒂娜咀嚼也不用看越吃越少的妈妈愁苦至极的脸老师和鲁菲娜一起操劳做饭他占据了一个原本空着的位置那里属于我的父亲即使他已经抛弃了我们但随着我认知能力的提高我的好奇心和感受力也在增强哪怕我早已明白自己永远不会知道父亲去了哪里但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画画也挣不了钱这钱还挺多的我甚至能够在城里的一家有名的皮草店买一件小牛皮大衣我穿起来很好看我意识到自己很好看是因为在我离开美术学院时一些先生会对我大献殷勤我也习惯了在外面吃饭有些人会盯着我看他们知道我是画家尤娜里格洛斯但你们知道里格洛斯是老师编的这样我的纸面绘画和油画都会更值钱因为人就是这样如果我签下尤娜洛佩斯的大名就卖不出那么多幅画了人们也常常说我买到了一幅里格洛斯。

我得歇歇。

当听到有人说我买到了一幅里格洛斯的作品

时我感到无比光荣那如同在宣布我买到了一幅佩托鲁蒂或者一幅德加。除此之外，老师也对我很好，他从来没有教我该用什么颜色或者画什么主题总是在鼓励我帮我获得展览的机会。有次我还登上了艺术杂志的封面那看起来真漂亮老师说看起来和之前跟我提过的莫迪利亚尼作品里的系黑领带的女人太像了我非常高兴几乎要跳到他身上去就像他刚刚开始教我时那样但他叫我停下因为我已经有了隆起的乳房，不是很大因为我一直很瘦但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女孩了而是一位女士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

我得歇歇。

由于老师已经住在家里了我得说说他的名字了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他算什么关系他名叫何塞姓卡马莱昂¹。何塞·卡马莱昂，也就是老师，在这个由女人或者半大的女人组成的家里相当有地位因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缺陷。

至于彼得拉她最近开始给自己涂脂抹粉就像

1 原文为“Camaleón”，意为“变色龙”。

在粉刷一扇门她看起来就像生日蛋糕上的小娃娃在四处招摇，睫毛长嘴巴大脸颊圆鼓鼓的因为她在脸颊上画了一圈红晕好像她本来不会脸红似的这颜色看起来就像是擀面杖涂的。

至于她的衣服，怎么说呢，她说更性感了因为我每月给她五十比索让她打扫房间、洗内衣、跑腿等等她还得上去找很好的裁缝因为衣服都没有她的尺码我看到了她的变化为她变得开心而高兴我确信没有男人能够欺骗她因为诸位知道的她了解男人……

第三部

TERCERA PARTE

我抹去。抹去。抹去了一切。

烧烤架落成典礼

我不习惯叫老师堂何塞但他还是让我这么做还说如果我想叫他何塞也可以因为他感觉自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虽然他并不认识只是见过因格拉西亚姨妈和小丹尼利姨父妈妈打算在后院举行一次聚会堂何塞在那里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烧烤架一张长桌两条长凳和一些柳条椅。东西应有尽有连生火的木头都有了那是你们知道的隔壁死者的遗孀卖的铁路枕木加上其他一些七零八碎（词典查的）这烧烤会让人咂嘴弄舌当我听到这里感觉反胃（查）几乎要吐了，但我没有。最近有些话语让我感到恶心不幸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完全过去它们让最灿烂（查）的日子也变得苦涩。

我觉得词典对我有好处，我觉得我能克服以

前觉得无法克服的困难我没有让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那就是如果我摆脱了残疾我就能独自生活因为周遭的人群让我疲惫我观察得越深入就表达得越浅薄但我不喜欢自己在深处看到的离它越远我遭受的伤害就越少或者说我就不在乎了因为每过一分钟我就离所谓的家庭越来越远每过一分钟我所考虑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我买了一张巨大的画布来描绘我的世界。

黄色会给我带来坏运气我是个迷信的人但在这里我发现它是必不可少（词典）的就像好些画家后来都变疯了或者自杀了但就我的情况而言第一件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家里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至于第二件事这取决于我自己而我不会自杀的。

堂何塞选择在贝蒂娜的生日当天举行烧烤架落成庆典那是九月二十日是冬天的最后一天因为从九月二十一日开始就是春天¹了。这个选择代表

1 阿根廷位于南半球，四季与北半球相反。9月21日是阿根廷的“春天节”（Día de la Primavera）。

着贝蒂娜也算是被人重视了。

贝蒂娜坐在她的小椅子上晒着太阳在椅子自带的小桌子上玩着牙签，我仔细看发现不是普通的牙签是一些用来拼搭小房子、小椅子和其他日常用品的小棍但贝蒂娜的手臂太短了如果要从左边开始搭建她不得不整个身体都向同一个方向倾斜如果要从右边开始搭建也一样她搭的东西自然就散架了。

她踢了踢自己的小短腿但那实在是太短了除了空气什么都踢不到她只能紧张地哭了起来为啥不说生气呢好吧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她想要创造点什么但她是个残疾人根本做不到，但她的灵魂尾巴确实变短了在我看来她的外貌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比她差不多大一岁当有人这么说时大家都说这不可能但事实就是这样。

贝蒂娜话不多但有时她能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来表达自己比如那次她因为发育了而大喊大叫可能是因为事后被骂了后来她说话就少了宁愿嘟嘟囔囔这样不会挨骂但如果她又活泼起来了如果我在街对面所见的不是我幻想出来的，也许贝蒂娜能

说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祸从口出所以我闭紧了嘴巴即使我注意到了这小怪物的变化我本可以心平气和地去找妈妈告诉她我在暮色里看到了什么还有贝蒂娜和其他现如今我不能指名道姓的某人的一些行为但我会先跟彼得拉唠唠看看会发生什么。

彼得拉正在给我们房间的地板打蜡我叫她她答应了一声可还是在继续打蜡直到她弄完。她去洗了手然后过来问我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注意到家里和住在家里的人都发生了变化包括我们两个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这是自然因为有钱进账家里变得整洁还总是有很棒的食物可惜我总是在外面吃不然我会注意到何塞对贝蒂娜精心的照料她现在胖得像个球小桌子已经压到了她的肚子我和她说了有关灵魂尾巴的所有事情她说这些都是你们艺术家的胡言乱语所有艺术家都奇奇怪怪半疯半癫的你可别生气但她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如果能成为一个画家或者作家或者雕塑家她愿意为此放弃十厘米的身高尽管她没有抱怨但她知道人们叫她小人国来的侏儒她忍了因为他们一个二个都是狗东西。我歇一歇。

我意识到她有点被冒犯了尽管我才是那个应该生气的人因为她说我奇奇怪怪半疯半癫但彼得拉身高才到我腰部她已经够可怜了人们不该再辱骂她或者对她说难听的话。

可怜的彼得拉为了给卡丽娜失去的贞节复仇她付出了太多我刚刚才意识到她心里是多么悲伤，她生来就是个侏儒直到死也是个侏儒我摸摸她的小脑袋问她下午要去哪里她说得去工作。我说如果她需要等我把快完成的大幅画作卖掉我再给她加个十块二十块的她没有接受因为她的工作很挣钱，这是她告诉我的。

我问她是什么工作她狡黠地（词典）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但她不提供口交了这让她恶心现在她也不需要客户们太过亢奋因为她不会再割掉谁的阴茎他们也都没有对她造成伤害因为他们在做爱的过程中使用了避孕套。她在钱包里翻找抓出一些类似乳胶气球的东西跟我说了很多叮嘱我如果某位正在兴头上的先生不用这种气球（其中一些还是彩色的）就千万不要和他做爱当她给其中一个吹气时，我顿时明白了彼得拉口中的客

户先生应该把这玩意儿放在哪里。那个瘦小的男孩骑着自行车的形象在我的灵感之雾中浮现我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想象着他把避孕套戴在应该戴的地方思念的感觉有时会突然袭来就像指缝间的一把沙子慢慢流下而我少年时期对那个长得像加里·库珀的瘦子的渴求（查）如同我手中的虚无和沙子一起化为乌有他永远地飞走了我为此感到高兴虽然为情所伤让我羞于启齿，但从看到乳胶气球的那一刻起原本浪漫的伤痛变成了可笑的厌恶之源幸好我遗传了残缺的身体这在必要的时刻还是有用的。

我问彼得拉什么时候回来她说自己得接待四个客户但都是些已婚又愚蠢的老男人当她跟某一个做完后还得帮他把裤子提起来，因此她会在两三个小时之后回来在此之前她还会顺路去市场买一只羊腿回来在院子里烤配上土豆和红薯这些要去我们认识的那个寡妇那里买。

她出门时穿着红裙子、白鞋子还拿着一个有着红色饰边的白皮包她还做了一个贴着头皮的发型看起来像戴着游泳帽，脸上化着我已经描述过

的妆，请原谅我的刻薄，但她看起来就像动物园门口卖的那种用石膏和狗毛做成的小猴子，这是我们城市的传统玩意儿几乎所有小孩都会求父母给他们买还要顺便买用来喂关在笼子里有血有肉的小猴子的花生。我很少去动物园因为所有动物生而自由尤其是鸟儿。我的心无法承受它们恳求（查）的目光它们在说救救我把我从这日日夜夜的折磨中救出来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它们是人类愚昧的受害者。我得歇歇。

如果我没有缺陷我就不用歇歇但我之前提过每个必不可少（查）的句号或逗号都会让我脑子里充满不可思议的幻象和想法这会压垮我让我头疼，我感觉是我的脑子在疼我的脑子在我整个无能的家族中是最有毛病最孱弱的我不应该这么说自己，但有时我真的很想当个正常人。

但我生来如此便只能忍受就像我忍受老师现在是堂何塞·卡马莱昂或者就叫何塞在我画作下方盖上的假姓里格洛斯一样，我至今还是不习惯看他像一家之主一般穿着衬衣看报纸或者喝马黛茶虽然这似乎有点傲慢但我告诉自己这个位置本

该属于我的父亲但他失去了它因为他抛弃了我们但我无权过问与我无关的事而且是我先把老师带回家的那时我们很穷院子里没有烧烤架彼得拉没法在干完她古老的工作时或者其他时候回来烤好吃的肉和猪肠。

我完成了画布上的作品，这次用的是油画颜料，画得非常漂亮卖掉它实在可惜但我的作品让我自豪地生活还能维持家里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不知道为何我对这座房子愈发感到陌生，与其说是我家不如说是他们的家因为我是一个了无生气（查）的影子有时在屋内游荡有时在周遭（查）徘徊；解释一下，“查”的意思是“查自词典”这种说法更短更适合我因为我从来记不住任何生僻的说法我的词汇取决于我对词典的使用这有助于帮助我摆脱自己先天的缺陷。

贝蒂娜的生日

何塞在烧烤架上生起了火家人们在院子里来来往往因格拉西亚姨妈和小丹尼利姨父也来了他们看到自己的女儿彼得拉也拿着大包小包回来了她把你们已经知道的各种肉摆在台面上从一个箱子里取出几瓶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还有一些软料和面包等等这让我觉得她一定工作得很辛苦因为她买回来的东西可不是便宜货都很精致那些准备用来做桑格利亚汽酒的水果漂亮得像静物画，尤其是葡萄和苹果。何塞剔掉了一些羊腿上的筋膜把它放在了烧烤架上旁边还放着血肠辣肠猪大肠和牛杂碎，他烤肉的手艺很好一边烤着一边喝着红酒自娱自乐他的帮手们布置好了大桌子上面摆着小木板大家习惯在上面享用（词典）烤肉叉子刀子

和配套的托盘也摆出来了，妈妈把所有餐具都拿出来了它们在小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还有几根粗蜡烛用作装饰各色气球飘来荡去我感觉这像个圣诞派对但其实只是贝蒂娜的生日而已她都还睡在摇篮里尽管那天晚上她就十八岁了但在我家一切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领域、维度和阶层彼得拉的收音机播放着音乐此时传来的是奥尔蒂斯·蒂拉多¹的歌声他唱着亲吻我……深深地吻我……就当今夜是最后一次……我记不得接下来发生什么了但我还支撑着因为我的大脑太疲惫了我感到它会和烧烤架上的脑花一样滋滋作响，我可怜的脑子被我使用过度了比起参加聚会我更想去睡觉我这样告诉彼得拉她很生气她说我不能因为有点儿累就跑掉她在做完了她古老的工作之后才是真的累坏了这次她接待的客户不是四个而是五个更糟糕的是最后一个客人相当年轻他让她几乎在床上起不来了她很想留在工作的床上休息

1 阿方索·奥尔蒂斯·蒂拉多（Alfonso Ortiz Tirado, 1893—1960），墨西哥男高音歌唱家。文中提到他演唱的歌曲是拉丁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歌曲之一《深深地吻我》（“Bésame Mucho”）。

但最后决定信守诺言于是去了市场。

我得歇歇。

我真的需要好好歇一歇因为看到彼得拉的操劳我就急着想把画画完还想洗个澡收拾一下自己我问彼得拉是不是也想要梳洗一下因为她回家的时候看起来很狼狈她说她会去洗的因为她为自己感到难过我也有些悲伤于是在她满是污渍又沾满了口水的滑稽小脸上亲了一下。彼得拉紧紧抱住我大喊道我们为何要被生下来……我回答说我们被生下来是因为有两口子一时冲动又不用避孕套她说她会一直用避孕套的免得把堕落的孩子带到这个同样堕落和痛苦的世界我们抱在一起痛哭仿佛我们之前从未想过这些我蹲了下来不然根本抱不到她我们的泪水好似汪洋大海浸湿了渐渐袭来的黄昏这让我们俩都感觉好多了。

收音机里传来奥尔蒂斯·蒂拉多浪漫的歌喉现在是另一首歌我与你共度最后一夜我洗了把脸发誓以后再也不哭了彼得拉脱光衣服钻进浴缸我看到她那可怜的小小身体上有瘀青还有几处咬伤抓伤留下的伤痕我什么也没说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但我忍住了。

这个小女孩身上的瘀青和其他伤痕给了我一些痛苦的创作灵感当天晚上我没画但第二天我就画了不知为何我把它命名为《忏悔的女人》¹ 尽管画面中一个女人都没有但我觉得画纸和画布也该像我们一样相拥而泣看到这些作品的人即使不明缘由也该为之战栗。

我走到后院在烧烤架上火光的照耀下老师或者如果你们想叫他何塞也可以正挥舞着尖尖的双头烙铁重新摆放着大块的肉这让我有点震惊他满头大汗因为天气太热了汗水顺着他赤裸的躯体流下来因为他已经脱掉了衬衫我看到了他胸前和腋下的毛发我对自己说可千万别吐出来因为这会毁了贝蒂娜的派对她现在正坐在桌前用刀叉敲打着小椅子带着的小桌子因为她饿了虽然我尽量不去理会但我还是听到了她的屁声于是我看了看彼得拉我们决定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以防出现意外或者

1 原文为“Las Magdalenas”，既有“改邪归正的女人”的意思，也可以组成固定短语“伤心痛哭”（llorar como una Magdalena）。

万一我们开始咯咯地笑或者大笑又或者谁知道我们会怎样成为众人的笑柄（查）我们可不想成为聚会上的泼妇。

何塞说他还邀请了一个数学老师他老婆死了独自一人有一儿一女但都没跟他一起生活。我见过那位老师但从没跟他说过话他就像一块红光满面（查）的西瓜，总是笑嘻嘻地在美术学院教课从没有让任何一个学生挂过科。他可能和女朋友一起来，何塞说她是个绿眼睛的漂亮姑娘穿着非常优雅即使那位老师并非如此不过他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我们会喜欢他的有陌生人加入我们对我而言无异于当头一棒有何塞在已经够烦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何现在把他视为外人而以前却不这么觉得当何塞的客人到来时妈妈和姨妈还有姨父都在那里其他人也都到了彼得拉悄悄跟我说老师真是没礼貌竟然把他的熟人请到家庭聚会来。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只好接受就像往杯子里倒水水一点点靠近边缘当它从杯子里溢出（查）才就此打住。

盛满烤肉的小木板在人群中传递大家的酒杯也被斟满我望向贝蒂娜她挥舞着小刀小叉但也需

要人帮助才能进食得有人帮她把食物切开再送进她满是獠牙的嘴里。

何塞·卡马莱昂老师的客人

何塞的客人们到了聚会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门口看着这毫不般配的一对他们俩看也不看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尽管他们加一起都有四只绿眼睛了那位女士的眼睛非常漂亮但那个男人的眼睛又小又丑他还比她矮一点儿普通得就像街上随处可见的或是那些在行政办公室里坐着或站着的穷酸邋遢的人但我说过了他是个在学校教画画的老师除此之外他还干一些别的事情但现在我记不清了他女朋友是个服装及美妆模特她真是优雅至极虽然我的自省能力（词典）让我觉察到某些乍一看并不明显的事情我对那位衣着并不优雅的先生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想逃离这里我坐在彼得拉旁边她用手肘碰了碰我这让我注意到她座位的垫子上还垫了三

个靠垫这样她才能够得着桌子。

我歇一歇。

我突然注意到我一边是彼得拉另一边是空着的那个漂亮女士已经坐在了何塞旁边于是那个和绿眼睛小姐一起受邀来的先生坐在了我旁边的空位上他笑眯眯地征求我的同意并说他很幸运我不明白但彼得拉问他有什么幸运的他说不坐在漂亮女孩旁边很幸运这自然指的是我。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彼得拉替我回答说你当然幸运我表姐是艺术家里格洛斯那位先生接过话头说里格洛斯，大画家，好家伙这太神奇了他还想亲吻我的脸颊但我像刚洗过澡的狗一样甩着脑袋他装作毫不在意还保持着笑容粗硬浓密的胡子盖住了他的嘴但没有盖住他牙齿缝里藏着的食物残渣（查）散发出的腐臭味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忍住不吐于是我对彼得拉说你过来挨着这位先生坐吧你爱聊天彼得拉说她在自己的座位上可以聊也能看得很清楚但我依然坚持要换座位而她怕我要吐出来了因为这差不多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我们交换了位置这个世故的女人她让那位先生把靠垫搬到我的椅子上然后坐了上

去而那位先生很不情愿这样做我看得出来因为他的胡子耷拉下来了。

我歇一歇。

那位先生试图越过彼得拉和我谈论美术和绘画彼得拉建议他歇歇吧在这个聚会好好爽一爽，我得说彼得拉由于工作习惯用词比较粗俗那位先生看起来有些震惊因为他的话越来越少于是我搭茬儿（查）问他那位漂亮的女士是不是他的女朋友他答道我们是在交往但……并没有非常认真因为她离婚了还有几个女儿而我是个鳏夫有儿有女这件事很复杂我让他看看桌子的另一边那位离婚的女士和何塞·卡马莱昂聊得热火朝天如胶似漆（查）那位先生不为所动彼得拉补充道在他和何塞之间那位女士更适合何塞他和她倒是可以组成一对他虽然比小矮人好一点但仍然很矮如果他同意她可以在这里当场宣布他们的恋爱关系那位先生说不行。

我在座位上朝着何塞喊你邀请来的客人们叫啥啊何塞依依不舍地跟那位离了婚的女士也就是我邻座先生的女朋友分开说失礼了……我没跟大家介绍……这位女士名叫阿妮塔·德尔波特还有

我的朋友他叫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

大家忍住了对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的嘲笑没有发出任何笑声所有人都在继续狼吞虎咽啜饮红酒我的小木板上有好多美食在等待我去品尝但我的胃在翻腾脑子里满是在画布上创作的灵感因为现在我用画纸来画草图而我的大型展览需要表现力我的作品要在巨大精美的画布上休憩舞蹈或者受难然后根据买家或者别的什么人的要求我会给它装裱上精美的木头或者金属画框。彼得拉替我保管着这些钱或者我把它们存进银行。彼得拉建议我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有多少钱因为人多嘴杂人心叵测我信任彼得拉甚至胜过信任我自己我给家里花的钱远远多于自己花掉的这样也堵住了大家的嘴有时他们也会对我笑脸相迎跟我问好顺便在我的脸颊印上一个吻。

阿瓦洛里奥问我那幅名为《秋日小夜曲》的画要多少钱，我告诉他一千五百比索他说他得教六个月课才能挣这么多我问他教什么他说中学数学如果他当画画的私教的话那得需要一年才能挣

这么多钱彼得拉像个上蹿下跳的蚂蚱窸窸窣窣她说我的小表姐尤娜是个好姑娘但你，她没有跟那位先生使用敬语了，好好跟那位离婚的女士待着或者和我在一起我挣的不到尤娜的一半但已经比你多了我觉得你在装穷你是个老师而我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我不可能挣得比你多我在为尤娜寻找一个如意郎君他得有车可以带她去欧洲旅行并不是因为没有我的帮助她就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只是我表姐如天使般善良任何人都能赢得她的好感而我是个妓女很了解底层世界你的指甲很脏可能是抓伤了自己或者抓伤了你女朋友而她表面人模人样内心也可能很肮脏彼得拉闭上了嘴我发誓她确实知道如何谨慎行事这些话只有阿瓦洛里奥一个人听到了他还保持着微笑但脸色如纸一般苍白低头盯着自己脏兮兮的指甲。

何塞从椅子上站起来去给小木板上添上更多肴馔（查）他不需要给人倒酒因为大家都喝得干干净净的但他得把酒瓶满上他问我玩得开心吗我用莫迪利亚尼画里的女人的表情看着他，就是系黑领带的那个这就够了因为他没有再问。

干 杯

他们带来一箱香槟在我看来把整个箱子放在桌子正中间挨着蛋糕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这仿佛在表态谁也别想躲过喝酒结果三层的蛋糕不小心被这个箱子撞倒了两层都倒在了桌布上我意识到贝蒂娜的三层蛋糕比贝蒂娜本人还高装酒的箱子做了自己该做的于是贝蒂娜的肖像变成了被撞掉顶部的蛋糕还有被撞坏的断手断脚的可怜洋娃娃我被准许回房间把发生的事情快速勾勒（查）在画纸上我知道只要我静下心来完成这幅画势必会在国内或国外获奖。我对此深信不疑在快速完成草图后我回到了聚会上大家正在为贝蒂娜的十八岁生日干杯而无论如何她也无法切开蛋糕分在小盘子里没人在乎那玩意儿除了贝蒂娜自己她贪婪地喊着

还要……还要……还要……她用手抓着蛋糕，有时候也能恰好塞在她的大嘴里她还在大喊好吃……好吃……好吃……但这个小家伙今晚的态度有些异常她用介于愤怒和受伤之间的表情看着何塞我猜这跟何塞与那位离婚的女士阿妮塔·德尔波特打得火热脱不了干系（查）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我也希望不是真的尽管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显然爱上了这位绿眼睛的女士如果她有所改变这一切都会分崩离析彼得拉给我使了一个眼色又抓住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的一只手开玩笑地说我刚刚跟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求婚了我们很般配我还挣得比他多这样我们就能让他彼此疏远的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他跟我说，要让他的孩子们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不是这个拥挤的房子而是他自己的公寓我们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会吃山鹑如果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想要还可以品一品红酒他会在街头唱《紫罗兰》我会给他洗衣服清理指甲刮胡子我还会把他整得舒舒服服的我们的性生活可不是一对无聊的教会夫妇的蠢事我看到可怜的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从胸

前掏出一块圣母的小像章亲了亲它我看到他对绿眼睛的女朋友说我们走吧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让我们干杯吧彼得拉大声说来为我表姐贝蒂娜美好的十八岁干杯大家都举起杯子贝蒂娜很高兴因为那位离了婚的女士走了何塞又像往常一样开始宠溺她了。

我向远处望去看到阿妮塔·德尔波特和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坐上了一辆相当老式的汽车阿妮塔开车而阿瓦洛里奥已经靠在椅背上睡着了我在心里说这是多么不幸的一对啊可他们如此活蹦乱跳不过这可能只是我想象出来的。我的想象力在作怪但彼得拉倒是让我大开眼界之后我得跟她谈谈因为我还在为小阿瓦洛里奥感到难过。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提过我妈妈和我的姨妈们还有两个光棍兄弟，如果我没有说过现在就来补充一下我可不会偏袒要么聊聊家里每个人要么一个都别聊尽管我会尽快换个地方居住如果可以我会换个国家生活现在我要说说这两个舅舅大家很少见到他们几乎把他们忘了他们是退休的光棍儿

每天都睡很久很久的午觉一个住在村里的破棚子里另一个住在桥下但俩人都有退休金不需要乞讨，他们的生活就像神父在圣餐会上给我们讲的田野上的鸟儿。

小佩德罗舅舅和小伊西多罗舅舅是一对双胞胎他们不是很聪明但懂得如何在公共管理部门谋生小伊西多罗更费劲一点儿因格拉西亚姨妈跟我说他唯一会做的事就是把文件从一个院子或一间办公室搬去另一个地方一晃好些年过去了他拿到了最低档的养老金但小伊西多罗需要的东西很少而且他从未结婚无拘无束活得美滋滋的而小佩德罗舅舅是个市政雇员他为那些需要与当局会面的人举行听证会（查）让他们在没有预审（查）的情况下上诉他就这样分发装着许可证的小信封直到退休之后他去了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生活也是独身一人他总说单着吧不着急可谁会急着嫁给小佩德罗舅舅呢他长着一双罗圈腿丑得像一场噩梦。

我们跟他们很久没见面了他们说我们看起来很不错他们也见过了何塞·卡马莱昂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一件新鲜事，他们亲吻了贝蒂娜她则把口

水流到了他们身上因为在亲吻的时候贝蒂娜没有来得及咽口水不过被她亲吻的舅舅们也装作没看到没有拿出手帕来擦去这些黏液而贝蒂娜还在说着亲……亲……亲……高兴地拍着手因为她喜欢有人亲她这意味着他们喜欢她但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义务。这是一定的。问题开始抛给那两位从未造访过的忘恩负义的客人就这样我们知道了小伊西多罗喜欢住在贝尔市靠近城区的桥下下大雨时他就去小佩德罗的破棚子里待着他们炸油饼再烤点小烤串儿也喜欢在铁罐顶上烤栗子当寒风呼啸（查）时他们就拿一些轮胎的胶皮来生火这得十分小心不然会造成火灾老师早把自己当成了一家之主他粗鲁地问会不会有窑姐也就是在街上“工作”的女人去拜访他们我并不为彼得拉感到羞耻但她绝不会上门为小佩德罗和小伊西多罗这样又穷又丑的客户服务，面对这个问题诸位知道是谁问的那两人的脸变得通红像一对番茄再次招呼了大家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我觉得他们很生气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也没有去看望他们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贫民区和那座桥在哪里但我画

了一幅漂亮的画我把它取名叫《疏远》这个词是我在词典里找到的，我认为堂何塞·卡马莱昂会让这个家四分五裂即使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但自己决定和某人来强迫你做这件事是不一样的后者让你颜面扫地（查）尊严尽失。

几个小时之后烧烤架周围几乎没人了酒瓶也都空了有些人把头埋在桌上睡着了还有些人仰着头打着呼噜我没怎么吃东西也没喝酒于是忠实地见证了发生的一切我看到彼得拉往寿星贝蒂娜所在的地方走去之后皱着眉头来到我身边她没有大声说什么接着压低声音对我说了一些话我没太听懂发生了什么好像是一件既不太体面但也不算粗鲁的事儿我望向贝蒂娜后者像个男人一样打起了呼噜她的椅子下面加装的装置里散发出气味飞溅出液体提醒着大家她的存在但这个倒霉蛋并没有错我突然想到我们大多数在场的人都没有理由来庆祝生日我们更应该庆祝死亡因为我们活着本来就是被迫的我们在正常人可能需要的空间中挤占了一个位子。

天快亮时又来了两个我记不清来历的表兄弟

他们留下了一些我不知道谁送的包装好的礼物看到宾客熟睡的壮观景象后他们离开了对我而言他们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一对表兄弟的幽灵我遥远的记忆里有他们但我的记忆是虚空的它活在永恒的当下而想象力填满了我的大脑操纵我的双臂双手来作画。

我打开一个包裹里面是一瓶香槟又打开了另一个亦是如此于是彼得拉说我们把香槟拿走吧别跟其他人说以后发生大事的时候用来庆祝吧。好吧，但这是不对的。在任何地方拿人东西都是偷但管他呢彼得拉很关心我还告诉了我很多知识比如性行为的危险。

我整晚都在画画。彼得拉休息了她在睡梦中哭了。外面有人在打扫卫生应该是鲁菲娜她喜欢亲操井臼（查）快快干完好好睡觉。我看到妈妈沉重地起身而何塞抱起贝蒂娜把她送进了屋里。之后没有发生别的事了。

贝蒂娜需要一把新椅子

大家把贝蒂娜从她的摇篮里抱出来时发现她坐不进她的小椅子了因为她长胖了。

她长胖了太多以至于大家抬她的时候得把小椅子和上面所有玩意儿一起抬起来为了让这可怜的孩子舒服一点儿得想想办法我送了她一把新椅子，不再是小椅子了，我给她选了把又大又漂亮的还在上面画了一些图案可不是孩子气的图案因为贝蒂娜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图案是全家人一起讨论出来的上面有鲜艳的花朵，小小的蝴蝶和夜莺还有一个长得像幼年耶稣的小婴儿在橘红色的地毯上前行他胖乎乎的手臂张开等待着有人把他抱去动物园和森林里在婴儿的周围我画了我无法回避的阴影我内心深处有太多阴影它们让我感到压抑

（查）时我就把它们赶到我的画上去不过这些阴影并没有遮住那个婴儿因为，对我而言，所有的婴儿都是卡丽娜的孩子他会用燃烧的毯子包裹她然后将她带走。不。哪怕在幻想中我也不会烧死一位母亲也绝不会折磨一个婴儿。我想要擦除那些阴影。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这会使整个景象变得暗淡如果我的想象力走上了那条轨道（查）那就让它继续走下去吧。我永远不会修正我的想象力也不会干涉天赋对我的指引天赋这个词是一位艺术评论家用来形容我的作品和我本人的这让我感到骄傲尽管我不是一个虚荣的人我觉得那位绿眼睛的女士就很虚荣而之前，已经成为时间的过客的妮妮姨妈曾嘲笑我青春期的作品她觉得创造了那些长母牛眼睛的丑婆娘的自己才是艺术家。我发现自己在学着用挖苦（查）的口吻来评论别人我会试着克制这种倾向因为这会让灵魂变丑让额头长出皱纹我可不想让我这张莫迪利亚尼的模特般的面容上长出皱纹我知道自己长得很好看街上常常会有人夸我之前这对我没啥影响但现在我听进去了对了我想说明一下大家应该明白我写作里出现的“查”

字是指我从词典里拿的对我而言很难的词语在我能把它们运用自如之前我不会觉得它们是完全属于我的请原谅我解释这么多可能让大家感到烦透了但我生来如此我想诚实地赚取我所拥有的一切而不是去偷窃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

贝蒂娜这个可怜虫总是很怕我因为我以前给她喂饭时老是把勺子塞到她眼睛和耳朵里最后才会喂到她嘴里我还曾把她的脸按进汤盘里也曾希望她去死，当我把画好的椅子送给她时她颤抖着呜咽着直到她发现我没有恶意才伸出她的小胳膊要我把她抱到新椅子上对了我没有忘记把一个容器放在她的椅子下面大家应该知道在她这种重度残疾的情况下这是用来干啥的。我把她安顿在新椅子上她用小小的指头划过我画的图案停留在婴儿的形象上说宝宝好漂亮，真的……

突然之间我看见她陷入了深邃（查）的睡意因为我对贝蒂娜有很多矛盾的情感，比如在她还小的时候我总是忽视她或者欺负她如今我却担心起她被挤压得小小的可怜身体于是送礼物给她让她可以舒展和呼吸她的大肚子仿佛也在为它得到

的空间而表示感谢。我想，我也不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即使我有某些天赋但我和贝蒂娜一样有残疾尽管程度很轻（查）。但我得承认这把崭新的椅子让两个不同的嘴角都扬起了微笑我看了看她背后想知道灵魂的尾巴是否还在结果不在了。它不见了告诉我自己贝蒂娜已经找回了自己的灵魂它不会再溜走了这可能会治好她的一些弊病让她的残疾好到和我一样或者类似的程度。

贝蒂娜坐在她的宝座上开始把玩它，发现了装饰的人像和图案我感受到了那种为不完全是人类的东​​西或人我是指与众不同的存在施以人道主义援助时的情感。太过与众不同以至于会吓到毫无准备的人最糟糕的是贝蒂娜理解了，她比那些毫无准备的人所认为的还要通透。

现在她从最让她害怕的姐姐也就是我身上感受到了一丝（查）家的温暖，她对着她的新椅子说话接着突然对我说尤娜你送我一张床吧我感觉自己很快就会需要它的我感觉在自己那被陈旧而反复的支气管炎折磨得疼痛酸楚的胸腔里，一片苦海掀起了滔天巨浪像我们俩一样畸形而庞大我

再也无法抑制它，也无法驯服它了，尽管后来我把它画了下来并把它命名为《隐秘的风暴》之后展出时我向贝蒂娜致谢她把所有的词都藏了起来就在这时她揭开了一个神秘的盖子她撕下了恐惧的封印我让她尽情跟我要礼物因为我有钱我会为她布置一间可爱的卧室有床头柜和小镜子还有任何她想要的东西，她抓住我的手大喊道要一个柳条编的小摇篮。

我坐在地上看着贝蒂娜圆圆的肚子之后靠近她摸了摸我妹妹的肚子她艰难地把我的手放在她肚子上因为她的手臂实在是太无力了但她成功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受到生命那真美啊仿佛夜莺饮花蜜时扇动翅膀的样子贝蒂娜没有放开我的手让我继续用我美丽至极的艺术家之手触碰她感受她体内呼吸的节奏贝蒂娜看着我想知道我是否同意我对她说我要给她买一个最精美的摇篮还要买一辆有丝绸内衬的婴儿车趁大灰狼不在咱们去森林里转转。

我丑陋不堪又极度端庄的妹妹太累了她睡着了而我像木乃伊一样躺在木地板上看着她的肚子

和她的脸想起彼得拉跟我说的一定要用安全套那些没心没肺的男人老是想弄在女人的阴道里，其中的神秘和科学都让我难以理解，漂浮在水面上的微小生物汇聚起来在难以置信的母体水域中翩翩起舞日复一日地串联起来就像在拼一块华丽的拼图最终拼凑出一个生物光是想想贝蒂娜会拼个什么东西出来就让我寒而不栗因为我们没法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好东西即使是我，尽管我是画家里格洛斯也无法逃脱被定义为一个从内到外的可怕怪胎我想起卡丽娜我发誓绝不允许别人来决定这个孩子的去留，因为那是贝蒂娜的身体，他们如此对待卡丽娜的孩子而他回来时把她包裹在一个燃烧的火堆里带走了他们都被遗忘了这是真正的死亡，但我从未忘记他们。

已经到中午了我得把贝蒂娜收拾干净了我先前在地板上睡着了所以得去洗个澡其他人又得面对家长里短（词典）生活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将继续在各自的轨道前行当然死亡也会继续在它的轨道前行尽管怀有恶意的人们试图否认这些毋庸置疑的真理（查）但事实就是如此。

鲁菲娜开始忙活厨房里传出食物的香气我跑到浴室冲了个澡收拾好了自己拿上了自己的画具和卷好的画布离开了这个妖魔横行的地方，我会在美术学院附近吃点东西然后在我和其他几个艺术家合租的画室里画到没有力气为止。

我画了很久情绪激动。下雨了，我隔着窗户的玻璃观察着厚重的雨滴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般硕大的水滴使大自然受孕与那些急切地钻进肚子雨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花园和树丛里嫩芽的诞生这种颤抖这种乐音这种魔法不应该是罪过。

我整晚待在画室一会儿画画一会儿睡觉直到太阳像一盏红色的灯照在我脸上。

虽然我感觉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但家里有一部电话于是我回家后给彼得拉打了电话。我跟她约在达尔多罗查巷¹的酒吧见面。

1 达尔多罗查巷（Pasaje Dardo Rocha），布宜诺斯艾利斯首府拉普拉塔市中心著名文化中心。

与彼得拉的早餐谈话

我穿过对角巷 80 号城市中臭氧的气味和橙花的香气让我沉醉但从睡梦中醒来让我有种失落感，我想我梦到了苦味，芬芳散去飞溅的冷雨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走进酒吧时彼得拉已经到了她坐在吧台边的高脚凳上我坐到她旁边告诉她我很担心也很难过。彼得拉已经点好了早餐有牛奶咖啡和咸味羊角面包。她嘴里塞满东西问你怎么了快说不然我会胃疼，事实上彼得拉由于频繁呕吐胃疼得厉害这个不幸的姑娘一直在肮脏恶心的湖泊里漂浮着有太多理由让她不舒服我赶紧告诉她贝蒂娜身上发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让我奇怪的是一向先知先觉的彼得拉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对我说她注意到贝蒂娜变胖了也注意到那把

小椅子让她很不舒服，但她不愿意往我准备告诉她的那方面想因为到了晚上那个卖土豆的家伙的幽灵就会出现在她面前他被阉掉的下体（查）挂在他野兽般的血盆大口间成了他下流的大嘴上的阴唇彼得拉把羊角面包放在一边姿势仿佛罗丹的雕像《思想者》即使她真的十分娇小。

她坦言她避免靠近贝蒂娜也没人在意贝蒂娜她是我们这扭曲（查）堕落的基因中最可怜最可怕的化身这是邪眼诅咒或者遗传病造成的她的一个客户告诉她这叫梅毒梅毒患者的后代生下来就是死的或者像我们一样半死不活但用了避孕套就没有传染的风险而梅毒患者的孩子即使天生健康也得随时检查因为他们可能得一种化脓性痛风在欧洲被称为法国病战后又叫军队病我从没听过这些狗屁于是决定用一种寓言的方式将这些画下来我指责彼得拉因为她到处传播我们的不幸她回答说这没什么可耻的因为我们不该为我们长辈的行为负责她还跟我解释了长辈是什么意思。

又回到了贝蒂娜的话题我注意到我表妹在颤抖她驳斥我说贝蒂娜是你妹妹，卡丽娜是我姐姐，

我问她有什么建议因为她更懂人情世故彼得拉低声问我是否觉得贝蒂娜也有了卡丽娜的遭遇我说是的请帮帮我。彼得拉几乎尖叫起来即使给我全世界的黄金我也不会再做同样的事情了我告诉她再这么做她就会暴露的会被抓进监狱的她之前做的事儿已经被遗忘了尽管这世间并不存在完美的犯罪彼得拉说伸张正义并不是犯罪。

我也从未想过要犯罪于是我们俩又各自点了杯牛奶咖啡谈论着是哪个瘪三和贝蒂娜搅在了一起如果他单身我们得谴责他让他跟贝蒂娜结婚可如果他结了婚，咋办？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不久前贝蒂娜还满心欢喜只想要个摇篮，这可能是因为她还不懂什么是罪孽她是个如此渺小而又可怕的女孩我们觉得贝蒂娜也许都不记得是谁了但她从未离开过家除了家里的男人还有谁能把她的肚子搞大呢？因为我们几乎从来不办聚会，小丹尼利是姨父是因格拉西亚的丈夫和表兄也是我妈妈的表兄弟当我们给贝蒂娜庆生时她已经肚子圆圆了虽然比不上现在但已经不小了我们打算下午带贝蒂娜出去走

走让她试试那把椅子等她回来时卧室和摇篮会给她带来惊喜。

疑 云

突然我们看到老师和那个绿眼睛女人阿妮塔走进了酒吧她曾和男伴矮矮胖胖的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一起参加了贝蒂娜的生日会，在这里碰到他们并不奇怪因为何塞·卡马莱昂老师在附近教课而她作为一个时装模特在附近开了一家化妆品商店奇怪的是老师看到我们表现得十分震惊何塞·卡马莱昂老师是我们唯一不曾怀疑的男人我感觉自己心跳加速我想起自己曾多次看到他把贝蒂娜带进房间我开始冒汗了彼得拉告诉我不要草率行事因为如果这件事真如我们所想他就会搬去和化妆店老板以及其他啥啥的阿妮塔·德尔波特同居于是我们装作无事发生跟他们亲切地打招呼然后继续我们的交谈表面上看

我们在谈论哪儿哪儿的牛丢了但实际上我们在说想要砍掉那该死的家伙的头这是由我带进不幸的家里的又一次不幸的诅咒。

我们回到家没把在酒吧里看到的事情告诉任何人直接去了贝蒂娜的卧室我们让鲁菲娜给她洗澡把她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当贝蒂娜听到我们说漂亮时她开心地笑了就好像她真的会变漂亮一样我问鲁菲娜贝蒂娜来月经了吗她说她不知道贝蒂娜这种人也会来月经也就是说她没有但我知道她比我来得还早如果现在不来了她肯定是怀孕了我问鲁菲娜给我妹妹洗了几个月澡她想了想回答说六个月或七个月，可能是七个月吧我真的想打爆鲁菲娜的头她高高在上地俯视我们甚至不觉得我们这样的女人有能力怀孕。

贝蒂娜第一次坐着装饰一新的椅子出门了她满心欢喜但彼得拉和我难过得快要崩溃。

彼得拉觉得有必要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尤其是要让妈妈知道贝蒂娜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对这样小小的身体来说怀孕七个月是无法挽回的让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妮妮姨妈已经不在了不然为了家

族的荣誉她会提出一些大家都无法接受的恐怖建议午餐时间到了我决定留下来因为我感觉这很有必要我知道当有东西困扰我的时候我说话就会变得更流利我感觉很快我就不再需要词典了它是知识的来源帮助我提高了感知能力有时我会使用非常清晰的概念而不需要再加上“查”也就是说我是通过翻词典查到这个单词的含义的我已经掌握了一些单词我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会像其他人一样掌握说话这门艺术。

何塞老师回来了在我心里他已经跟阿妮塔成一对儿了他看着我生怕我说出诸位读者都知道的事情但我没有。

当时才十月但老师带来了一些甜面包和圣诞糖果我不用写“查”也不用词典因为我很熟悉这些东西了，他还带回来一只烤鸡房间里弥漫着香气他说咱们用烤箱把它热热彼得拉说得用小火不然会烤糊的。彼得拉跟着老师去厨房削土豆和红薯，她知道如何把红薯糖化比起鸡肉我更爱吃这个彼得拉做的每样东西都很好吃很入味除了——请原谅我的批评——她在街上或者在她为那六七个

人服务的地方做的全世界最古老的工作。在我使用句号或逗号时我在试着让头颅里不再发出声响，我指的是脑子里我觉得可以凭借意志力做到在我们全家都或多或少有残疾的情况下如果我做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文本阅读练习，是可以解决我所写的东西没什么可读性这件恼人的事情的亲爱的读者我一千次请求你的宽恕如果你相信上帝你会宽恕我的因为神父说要相互宽恕就像上帝宽恕我们一样¹我仍旧不用大写字母因为句号已经很麻烦了另外我还有很多不理解的概念但我还是要说有志者事竟成你大概发现了我在跟自己倾诉因为家庭会议期间会发生什么将如何结束我都不知道在我心里，我感到恐惧。

妈妈坐在葡萄架下目光呆滞就像一尊破碎的石膏像。她教书育人工作勤恳许多学生在她的教鞭下走上正途而退休生活让她锋芒不再，她变得有些失魂落魄但她走路时我会仔细盯着看她的灵

1 参见《新约·以弗所书》第4章第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魂是不是像之前贝蒂娜的一样溜走了但不是这样因此她可能只是有些难过不想动弹因为她整天待在葡萄架下面眼中空无一物如果有人跟她说话她就会笑得像个小孩一样因为她连假牙都不戴了把它放在一个玻璃杯里这让我很反感但我从来没有说出来这一次我走到妈妈面前问她差不多半小时后吃午饭行不行她说好的她会吃午饭的趁此机会我问她看没看到我出钱给贝蒂娜搞的卧室她问为啥我要把钱花在这上面我问她觉得贝蒂娜最近怎么样我仿佛说了什么刺激她的话她从睡衣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开始流泪。我问妈妈为什么哭她红着眼睛说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我撒谎说不懂你在说啥如果你想戴上假牙吃午饭的话我就帮你消毒再带过来她说不。

除了妈妈大家也都到桌前了……老师，彼得拉，贝蒂娜还有我诸位可以看到我用了很多个逗号但我的头，我的脑子里也没有闹哄哄的了。

忘了提鲁菲娜了我让她就餐时坐到我的旁边我有所安排。

鲁菲娜摆好了橡胶桌布还有从未用过的大盘

子、杯子、餐具母亲一直把它们留起来为了在有人结婚或者受洗或者家里举行什么重要仪式的时候再用鲁菲娜把桌子摆得很漂亮因为彼得拉要她这么做我也赞同也告诉鲁菲娜任何彼得拉的要求都要照做因为很抱歉地说妈妈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她只会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两眼空空面色就像一个破碎的石膏像。

鲁菲娜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她在桌子中间放了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束百合花这是她用自己的钱买的大家都很惊喜不禁叫出了声……这时老师端着汤盆来了因为之前一家人吃饭时，我们经常喝父亲端来的汤可惜他的形象几乎在我心中被抹去了但我还依稀记得他用这个汤盆盛汤的样子自从他抛弃我们以后，这个消失的习惯便如同一个传说就在此时才从诸多阴影中浮现这仿佛梦境重现，但除非挥舞汤勺的是爸爸才算是梦境重现当汤勺朝着我的盘子过来时我把盘子翻了过来老师问我为啥要这么做我说我不喜欢这汤他继续以父亲的姿态给其他人盛汤。

老师和彼得拉来来回回地端菜鲁菲娜得以休

息片刻这是她应得的诸位之后将会知道原因。

妈妈费劲地来到桌前就座她呼噜呼噜地吸溜着汤，她没戴假牙吃午餐的样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我还感到恶心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当大家喝汤面时厨房里传来了碗碟碰撞的噪声还有彼得拉和老师的声音我告诉鲁菲娜该我们去看看了我们说了失陪然后去了厨房问彼得拉和老师在干啥动静这么大老师一言不发彼得拉对我说现在该你发言了鲁菲娜则马上开始收拾残局。我直接跟那个叫何塞·卡马莱昂的老师当面对质我指控他强奸了一个未成年的残疾少女如今她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而他告诉我贝蒂娜已经十八岁了他觉得她不是未成年人我则坚持说她就是至于残疾只要法官看她一眼就能确定而他会被关进监狱还会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彼得拉用漏勺给他脸上来了一下他流血了拿起抹布把血擦去而鲁菲娜，她也谎称贝蒂娜告诉她老师像抓小动物一样抓住她还把她的私处弄疼了从那时起她就不来月经了我们说我们会去举报他的除非他一会儿吃甜点时举着香槟，宣布他会和贝蒂娜结婚而老师说他有

女朋友了是阿妮塔而彼得拉抓起另一个大漏勺给这个臭不要脸的又来了一下他一屁股坐在了厨房的长凳上。

这个经我允许进入家门的家伙，这个无赖，尽管他帮助过我但那是老黄历了，现在的故事是这个老师将会失去他的教职而更糟糕的是，他将因为恋童癖（如今我几乎已经不用查词典了）被逮捕。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那家伙也就是老师（从现在起我就叫他那家伙）恳求道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地答道不行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已经在民事登记处预约了给我们排到了十一月二号我想，真是个好日子啊……那天是亡灵节现在已经是十月中旬了而贝蒂娜已经怀孕八个月了那家伙问我们是否把他的名字也报上去了我们告诉他已经安排好了下个月也就是十一月二号的结婚登记这是一个公证员朋友建议的届时他将在一旁监督保证一切合法合规这家伙打断了我们表示他接受了，彼得拉警告他说你这个狗东西可别想跑我已经跟警察打过招呼了警察局长是我朋友。

再次干杯

彼得拉把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和他女朋友也就是如今那家伙说是他女朋友的阿妮塔·德尔波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抄到了她的小本本上我们达成一致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再来聚会随便编个理由，什么都行，比如我的生日。我们得让何塞·卡马莱昂这家伙四面楚歌——我们会这样做的——直到他和贝蒂娜结婚彼得拉说那之后就让他下地狱。

大家把贝蒂娜带进来她打扮得像个洋娃娃，穿着粉红色的塔夫绸，头上的小蝴蝶结把稀疏的金发拢在两边。鞋子是带扣的，有些幼稚，颜色纯白和她的白色长袜很搭；她腿短得几乎没有这让我难过得要死但我稳住了自己因为我兜里装着一

个给新娘的订婚戒指到时候新郎会一边说着订婚的誓言一边把戒指给女方戴上。

贝蒂娜在似乎变得有人情味的妈妈的帮助下坐在了新椅子上脖子上系了一张粉色的餐巾免得吃饭时溅得到处都是她的小眼睛闪闪发光因为有人给她涂了嘴唇还涂了她那畸形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指甲。

彼得拉和鲁菲娜端来了菜肴在餐桌上传递着鲁菲娜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那家伙吃得不情不愿到了敬酒的时候，她们拿来了两瓶香槟这是那两个来参加聚会又马上离开的表兄弟带来的礼物我从来都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但我认得他们因为妈妈提起过但妈妈说他俩已经死了二十年了。我坚持说自己看到了他们而且那两瓶酒还由彼得拉保管着于是大家就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彼得拉警觉地看向门口因为庄严的祝酒时刻就要到了阿妮塔和阿瓦洛里奥这一对儿还没到后来在他们到达时还给寿星，也就是我，带来了一份礼物我收下并向他们表示感谢接着就把礼物放进了我的房间。他们十分庄重地坐在一起彼得拉

和我曾经在一个正式场合见过他们这样之后我们又见过阿妮塔大家知道的，我们都无法把目光从他俩身上移开而那个将要宣布大事的新郎看起来比博物馆里的骷髅还要苍白。

万事都以甜点收尾有次我记得自己看到一位去世的先生躺在棺材里被巨大的绣花餐巾或者类似的东西裹着，看起来就像献给某人的甜点我意识到尸体意味着献给蛆虫的肉我自言自语道这个大点心或者说被巨大餐巾包裹起来的先生就是这样，但我意识到我错了不应该取笑这些虔诚的习俗我很后悔但这就是死者的样子就是祭品在我死后我要求被火化因为虫子让我恶心虽然它们也不是自愿生为虫子的只是轮到它们了，但它们还是让我感到恶心贝蒂娜的甜点让我想起了那位先生的遗容他们开始切分甜点。

彼得拉去拿香槟她把它们存起来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用来庆祝某人结婚她肯定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贝蒂娜我帮忙把杯子斟满然后发表了一段祝酒词举起我的杯子说让我们为贝蒂娜和何塞·卡马莱昂老师喜结良缘干杯婚礼登记将于十一月二

日上午十一点在民事登记处进行由于我已经把戒指给了新郎官他把手伸进口袋把戒指戴在新娘左手的无名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脸颊而贝蒂娜则大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在祝贺他们之后我继续说贝蒂娜很快就要成为母亲了如果他们注意看她的肚子就会发现确实快了尽管新郎稍微有点老但他们会很幸福的这时阿妮塔晕倒在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的怀里由于她比他更高更重他没法支撑她结果两人都摔倒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摔碎了两个杯子。

阿妮塔·德尔波特站了起来阿瓦洛里奥天真地以为她只是情绪激动了他们俩准备坐着她的老车离开而贝蒂娜还在喊着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妈妈睡着了我想她什么也不知道因为她吃了镇静剂，鲁菲娜、彼得拉和我几乎喝完了所有香槟它们是我神秘的表兄弟带来的他们留下酒就离开了据妈妈说他们早就死了酒不可能是他们送的。鲁菲娜和那个家伙也就是老师把桌子抬了起来，鲁

菲娜还在唱歌。

现在我告诉贝蒂娜的未婚夫你得把你未来的妻子抱去我送她的卧室你会看到那是一张双人床既然你实质上已经是她丈夫了你可以睡在她旁边晚上也可以照顾她这样鲁菲娜就可以休息了。

贝蒂娜举起她伪足般的手和蹄子般的手指好让她未婚夫把她抬起来带去卧室鲁菲娜大声警告他之后要把椅子擦干净这可不是她的活儿了夫妻应该相互照顾新椅子下面的容器里装的东西可多了因为随着这残疾姑娘越长越大她制造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对此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他去教课时想要鲁菲娜给贝蒂娜夫人搞搞卫生他应该给鲁菲娜钱因为她是为一个家庭而不是两个家庭工作未婚夫对所有事情都说好的他抱着贝蒂娜把她带进了新的卧室由于做了太多事情加上情绪激动他累了他在贝蒂娜身边躺下给她盖上了一张毯子自己很快也睡着了。

在民事登记处

万物到来又离去我想贝蒂娜的孩子也会到来也会离去的当我说离去时我颤抖起来就像妈妈得病之后那样颤抖她在退休后抖得更严重了我们几乎全家都有发抖的毛病或者帕金森病，太可怕了，我们什么都不缺我想只缺一点上天的仁慈就是神父在圣餐会上解答教义时提到的那种仁慈而十一月二日到了。

早上八点鲁菲娜、彼得拉和我都起来了只为了能第一个用卫生间但今天新郎官已经用过卫生间了因为他去上课了十点才会回来。

最后我们得给贝蒂娜梳洗打扮让她看起来清清爽爽的也好看看她有没有解手是不是今天不用待在诸位都知道的她的装置上面虽然我们非常想

这样做但我们觉得没有椅子就没法带她去……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倒是不担心妈妈她已经痴呆了仿佛生活在另一个星球我们不会把她叫醒的。

另外我们还通知了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和他的女伴阿妮塔·德尔波特·卡瓦列罗我们准备让他们当证婚人他们在电话里也同意了。

我以为他们会分乘两辆车去民事登记处，其中一辆是阿妮塔·德尔波特·卡瓦列罗的，我补充说她要求多加一个姓氏因为看起来比较庄重我想如果她嫁给阿瓦洛里奥她的名片上就会有长蛇般的后缀阿妮塔·德尔波特·卡瓦列罗·德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说自己还没办完离婚手续虽然已经和丈夫分居了她仍在用他的姓氏布拉赫蒂尼·门德斯……好吧……她会耐心地……我警告她如果她脑子里有别的想法如果她在打我未来妹夫的主意她应该趁早放弃否则我会和彼得拉一起帮她抹掉这些想法那个绿眼睛的女人说我是贫民窟的淘气鬼但我没

听懂因为贫民窟里的穷人通常都是好人而她和—
一个可怜的家伙生活在一起她现在正在出轨以后还
会继续背着他偷情我为这个温顺的阿瓦洛里奥·德
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啥啥感到难过我还说
了一句阿门。

上午十点我未来的妹夫到了他穿得像个新郎
身上喷着阿特金森¹香水。彼得拉穿着一件条纹套
装这让她看起来似乎高了一点儿她还戴了一顶小
小的蒂罗尔帽这也能让她显得高点儿，鲁菲娜穿
着一件面料厚实带有皮毛领子的连衣裙还戴了手
套我穿了一件威尔士亲王格纹小套装我们都穿了
跟不太高的鞋子。彼得拉穿的是细高跟鞋。帽子压
扁了我卷好的头发。于是我把帽子摘了。我忘了
说鲁菲娜也没戴帽子因为她烫了头发想炫耀一下。

我们给新娘子穿上了面料考究的白色长裙、
白鞋和丝袜还给她戴上了短短的蕾丝面纱我们还
精心地给她化了点儿妆，化得不浓，很谨慎。

1 阿特金森 (Atkinsons)，创立于 1799 年的英国香水品牌，以欧洲皇
室贵族御用的香氛产品而闻名。

在我们忙活的时候电话响了两位证婚人说他们会按定好的时间直接去民事登记处而到了约定的时间大家都到齐了民事登记处的女士也在场当她看到新郎把贝蒂娜抱在怀里时她难掩惊讶之情彼得拉和我都坚信民事登记处的椅子会带来厄运而妹夫对我们的所有建议都言听计从。

对于愿不愿意接受对方成为自己的另一半这个正式的问题，妹夫的回答是愿意贝蒂娜也是她回答得很正常以至于民事登记处的那位女士都笑了觉得这小东西只是身体有缺陷之后新郎新娘签了字这对贝蒂娜来说很困难她连三年级都没读完但我和彼得拉一起带她练习了几天最后那两位证婚人说他们急着去首都而我们没有庆祝就回家了因为贝蒂娜弄脏了她的小裙子和她丈夫满是香水味的外套。

我决定还是出去做我经常做的事，在美术学院画画，在达尔多罗查巷的小酒吧吃饭并且忘记我认识何塞·卡马莱昂老师，为了生存我要尽可能地完善自己无论如何只要我能再凑点儿钱我就去买一套小的单间公寓如果彼得拉愿意她可以来

跟我一起住因为我感觉她是那些颤抖着流着口水的呓语那些童年的点点滴滴被失魂落魄的母亲用教鞭抽打还有失踪的父亲以及最近那对不般配的两口子她是那一切中最美好的部分……

我要努力学习如何使用逗号和句号因为我写下的一切一股脑地倒在我身上就像一碗打翻了的字母汤面或许读者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我没法一下子就做到所有事情我还得学习使用大写字母和重音符号我读完了六年级多亏了我的艺术才能现在我会出席音乐会，艺术集会也赢得了几个绘画的奖项。

有时候我会想起自己曾扑到老师身上如今他是我的妹夫他曾祝贺我鼓励我但事情的发展就像突如其来的枪林弹雨我自认为对老师没有忘恩负义因为贝蒂娜理应得到尊重现在我知道在一个看似和蔼可亲的人内心深处可能藏着一个可悲的恋童癖怪物至此这个伤疤已经愈合但我还有许多未曾言说的伤疤因为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就好像从未发生。

此时已到黄昏我还待在小酒吧里彼得拉来了

她跟我说妈妈不舒服大家把她带去了诊所。

“好吧……耐心点……我们一起吃晚饭吧然后再看看怎么办。”

妈妈在诊所去世了我们按照惯例直接把她送到了殡仪馆。

之后我们送她去了墓地看着众人把土抛撒在她的棺木上。

贝蒂娜的预产期

我决心不再操心家里发生的任何事如今我认为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属于贝蒂娜了而她是一位妻子还是一个准妈妈，彼得拉对我说别激动尤娜，等着看贝蒂娜如何度过分娩期吧如果她能顺利挺过来的话……我差点打了她一巴掌我从未想过贝蒂娜生孩子能和其他女人有什么区别彼得拉解释说我妹妹和其他女人太不一样了另外咱得对我妈的遗产采取必要的措施毕竟我们之中有个外人我们找到了一个律师朋友给了他契约和文件以便证明我对这寥寥无几的资产的所有权彼得拉跟我承诺由于贝蒂娜有严重的残疾这些都应该归属于我而我应该把这个事务交给她来处理因为她从事的是世上最古老的行当拥有强大的人脉。我同意了。

我要坦白一件很久之前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
那时我在一片小小的田野间寻找虫卵我一直无法
忘记这件事那是我做过的唯一一件残忍的事。

那天下午天气很冷粗糙的树干上黏着一个蝶
蛹夏天远未到来，调皮的我用手掌围住蝶蛹所在
的地方对着它用嘴呼出热气一会儿我发现蝶蛹破
开了一条粉色的小虫像婴儿一样钻了出来我不再
吹气了小虫子冻死了，要不是被我的恶行欺骗它
本可以在真正的温暖来临时成为一只蝴蝶而我意
识到自己对大自然犯下了罪行那天和之后的许多
夜里我都以泪洗面。

这件事本已渐渐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而不知
为何，当大伙儿带贝蒂娜去诊所时它又浮现在我
脑海里清晰如昨日但事无意外一切都拥有一个共
同的源头诸位将来会明白我几乎可以自如地交流
了即使有时也会不太灵光但我在一步一步地向前
迈进。请大家耐心一点因为我还在讲贝蒂娜的事
情大家把她带去诊所时我不在场她的丈夫，也就
是我妹夫以及她孩子的父亲带她去的鲁菲娜也在
那里后来我和彼得拉也来了但大家坐在那里没有

靠得很近因为我们都很焦虑我们看到一名护士拿着染血的床单从产房出来跑到走廊上。

那只粉色小虫那场无知放纵的受害者的故事是那一刻唯一占据我大脑的事情我突然注意到我的小音乐盒在播放的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停下了这个音乐盒是我准备送给贝蒂娜的这样在新生儿啼哭时她就能用美妙的旋律哄孩子入睡。但旋律突然中断了仿佛是我手中的音乐盒爆炸了这时我妹夫从产房冲了出来就像被炸晕了一样他开始哭泣。

彼得拉和我一言不发那个男人还在哭用一块很普通的格子手帕擦去眼泪我走到他身边他想拥抱我我把他推开了他跟我和彼得拉说孩子生下来了，哭了几声就死了因为医生说这是早产儿还有先天性畸形那么贝蒂娜怎么样了？

贝蒂娜还很虚弱大家觉得她还不知道自己失去了孩子最好先不要告诉她这样她才能好起来……不然谁知道会怎样呢……

太多事情无法预料了……

彼得拉想去看看贝蒂娜我跟着她进去如同置身于那片犯罪的小田野仿佛被囚禁在一个无法逃

脱的相框里彼得拉像个农妇一样号啕大哭有人让她不要发出噪声否则会吵醒重病患者她粗鲁地回应说这里病得最重的是贝蒂娜人们再次指责她于是她也就闭嘴了就这样我们走进产房贝蒂娜就在那里塑料藤蔓缠绕着她鲜血和其他液体顺着藤蔓流了下来我提起藤蔓是因为刚才我说了这里让我想起了乡野但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孩子。

我走到一旁遇到一个满脸同情的护士我给了她五十比索让她告诉我孩子的情况我告诉她那是我的小外甥她拿来一个玻璃罐里面漂浮着一个类似婴儿又不完全是婴儿的东西我问他们是否有权如此对待一个新生儿那女人告诉我因为有研究价值他们确实有权这么做再加上孩子的父亲也同意了。孩子母亲的意见可不算数因为她毫无疑问是个残疾人她沿着走廊走了也带走了将在新生儿学的课堂上用于研究的解剖展品。

彼得拉想要表示不满而我制止了她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葬礼那个实验室罐子里漂浮的东西自然值得印在家族的徽章上看看我已经掌握了多少重要的术语多亏有词典。

他们说贝蒂娜需要继续住院几天我对此充耳不闻因为我已经做得够多了现在得看孩子父亲怎么表态了彼得拉表示同意，鲁菲娜却不同意因为如果她离开那幢曾属于妈妈的房子她便无处可去现在这房子是我的了当然也是贝蒂娜的不过我绝对不会说出去。

我们离开了诊所那两口子和鲁菲娜留在那里。彼得拉和我准备去吃晚饭，之后去看电影然后去找地方租房子直到我们有足够的钱买一套小的单间公寓。

冬日色彩

我们离开酒吧时下起了雨而我们走进餐厅时已经是瓢泼大雨了。我们行走在一个荒唐的天气里它与时令不符因为如今是十一月底几乎已经是夏天了但在城市里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让人抓狂如果你带了伞你用不上它如果你不穿大衣就会感到寒冷如果你裹上大衣你会在热浪中窒息……这就是我们的城市暴露在各种温度的风里如果你想要走走或者坐在广场的长椅上思考人生或者穿过树林用脚尖刨开表层的泥土你会感觉到来自古代的湿度仿佛拉普拉塔是出于政治需要在一片不适合建造的土地上强行建立的或者只是我不懂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这座城市的历史我唯一知晓的是我喜欢这座潮湿而充满威胁的城市在这里我们不是因

为爱而结合而是因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诗句中描绘的恐怖而结合这位诗人用他的表达方式引诱着我这与我的表达方式类似或者出于尊重应该说我的与他的类似。有一次我看见他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在首都的碎石路上他用死人般空洞的眼神看着我我吓坏了心想这不是博尔赫斯而是博尔赫斯的鬼魂我穿过街道因为我注意到他的灵魂正从他身上滑落被他悲伤地拖行后来他在一次旅行中去世了现在他已不在国内他被埋葬在瑞士。

而那个被雨淋湿的身影，我想，与我自己的悲伤何其相似这让我颤抖不已仿佛患上了家族遗传的帕金森病。后来那个可爱的幽灵再也没来找过我因为他不认识我这让我感到伤心遗憾但现在有彼得拉陪着我。

我们去火车站附近吃了晚饭之后就近找了家旅馆开了个房间休息因为我不想回家。我们在一间舒适的浴室里洗了澡醒来后就在那里吃了早饭只不过是住在一楼之后我们和旅馆里的一位先生达成协议我们还会回来的因为我们在找一个固定的地方安顿下来彼得拉见多识广带我去了一家中介

公司那里提供一些相当便宜的房源而且离市中心不太远我告诉彼得拉我们得去我存钱的那家银行取出够一个月租金的钱之后再看情况。

我们挑了一套小小的单间公寓，配有家具。我付了定金彼得拉回家取衣服和我的文件、画纸和画布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彼得拉从不丢三落四之后她去她家告诉她妈妈，也就是因格拉西亚姨妈我们的计划她跟我说她爸爸小丹尼利姨父坚持认为我们可以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她同意转告我这件事也照做了我说如果她想和她的父母一起住那就去吧但我不会搬出这间小公寓的彼得拉很高兴地答应和我住在一起我们把一切安顿好之后我立马开始画画那是一幅画了一半的油画画的是之前各位知道的一些惨剧。

后来，房主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想买下这处房产他看到了我的画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是尤娜·里格洛斯并惊呼道天哪当然……他说当我画完这幅画后他要把它买下来因为他也画画但只是业余爱好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

有时运气会不期而至在这间小公寓里发生的

事情就是如此喜欢绘画的房主搬走了原有的家具我把我的家具搬来了东西不多因此画桌和其他东西都放下了。

秋雨持续了一周我们的记忆也变得更加沉重我们都开始了各自的日常工作我对彼得拉唯一的要求是永远不要提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我想要把自己视作这个世间新的来客就好像是从一个巨大的蛋里孵出来的一样，我想要成为一只与众不同的鸟。你想成为哪种鸟彼得拉问我说我想成为燕子来去自如永远不在任何地方停留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另外我们不能挥霍我们获得的金钱也不要为身边的任何事操心因为唯一重要的只有我们自身她听懂了说我是个智者她会永远重视我的意见我说我也会听她的但我们也不要觉得自己是连体婴儿然后我给她解释了什么是连体婴儿她又听懂了。

我们要在银行单独开个账户每个月往里面存钱最后用来买下这套小公寓彼得拉也同意了。

我在傍晚画画时房主总是会过来问他能不能待一会儿我告诉他不要说话这会打断我的思路这

位好心的先生照做了当彼得拉回来时他会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这意味着我们又省下了一些开销。

但我还得去美术学院上课当我第一次遇到我妹夫时我抖得像只冷得不行的狗当我的妹夫何塞·卡马莱昂老师靠近我时我佯装镇定浑身僵硬得像块石头他跟我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懂因为当我不想听时我就不会听老师低下头继续往教室走去我计算着还有几个月才能上完最后一门课结果是两个月那之后我就再也不会经过这个我曾深爱的地方了甚至不用再踏上它所在的街角。爱这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我第一次念出这个词我继续朝着何塞·卡马莱昂老师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从未知晓也不关心他对我说了什么。

一些画廊和高档的展览场所都想要我的画这让我和彼得拉所住公寓的房主非常着急，他提议如果我愿意让他购买一幅名为《冬日柳树》的油画他就可以免去还未支付的那部分购房款。我自然接受了之后彼得拉带来了一位公证员那是她的客户你们懂的，一切流程都在公证处正式完成公证员祝贺房子的前主人选择了一幅里格洛斯这真

是赚大了他提议再在这间小公寓装个空调前房主先生同意了我们去赛马场附近的一家餐馆一起吃饭庆贺。

前房主先生值得这些笔墨因为他非常善良帮我解决了诸多难题。这位先生身材中等皮肤黝黑，是个典型的商人却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这很奇怪但事实如此他穿着考究搭配不同的西装和衬衣、领带还有名牌（能看出来）鞋子全都是高级货他的小指上还有个令人称奇的骑士戒指一旦他动作过大戒指上面的钻石就会闪闪发光。

他有两辆车不要问我是什么牌子因为我对汽车一窍不通，当他邀请我们时会让我们坐更漂亮的那辆因为他想在我们面前炫耀一番，对我没用，但对彼得拉很有用，但我告诉彼得拉我不想跟这位先生有任何瓜葛让她收敛一下不然这位先生就会失去对我们的尊重。如果她曾有过不合时宜的想法她也注意到了管住了自己。邀请越来越多我便开始用创作当借口这种事情越来越频繁。但这位绰号叫卡乔的先生仍然每天傍晚来看我画画我提议给他画张肖像，但别以为是一幅普普通通的

肖像画自然还会是以我的风格创作他激动地接受了并吻了我的手。后来我去洗了手。

每到星期五晚上七点卡乔就会过来摆好造型。他身穿白色西装粉色衬衣上面搭着一条白色领带。他的鞋子也是白色的。我将把他的装束、他黝黑的意大利面孔、他那双胖乎乎的劳作的双手还有他出身贫寒努力致富仍达不到梦寐以求的社会地位却永远保持信仰的姿态都用我的风格画出来。我将让好心的卡乔·斯皮查福科，他的姓氏，焕然一新，他崇拜我就像膜拜维纳斯女神，我已经实实在在地踏足文化圈美术学院都让我去代课因为何塞·卡马莱昂老师已经退休了。我接受了因为我对口语已经掌握得不错我会尽量少说话多画画。

一段可能持久的新友谊

卡乔原名卡梅洛，至于他的姓大家已经知道了在我看来那个姓就像一条喷火龙当我第一次在美术学院教完课回来时他准时到我这里摆好了姿势那堂课我教得不错提前准备了措辞后才将想法喷发出来就如同想象中的恶龙斯皮查福科喷出烈焰。课上的学生不多于是我鼓起勇气用彩色粉笔描绘了一些有关不同时期艺术家风格与技法的表达当我注意到学生们在恭恭敬敬地认真做笔记时我很兴奋但我得承认下课铃响起时我松了一口气但上完第一堂课之后我便能够更自然地站在讲台上再没有潜藏在内心随时可能爆发的恐惧，不再觉得学生会发现我是一个受过再教育的残疾人不再担心他们会趁机欺负我。

我在心里自语多么美好的青春啊……健康又柔韧好似河岸上新鲜的芦苇，苍白或红润的脸庞是上天给予的自然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双眼还有那双手……这些世间罕有的天使、仙女、温柔的小小骑士让我深深着迷我要在画布上描绘他们这让我想起了我参观过的博物馆或者精美的艺术书籍里的雕塑和绘画其中的人物无疑是由相爱的人类夫妇生下的没有色欲也没有乱伦这会让由污秽浑浊的血液反复浇灌的果实在枝头腐烂。我看着他们满怀信心地走到街上他们才是生活的主人而我回到了骨灰堂，回到了我熟悉的殡仪馆。

我必须驯服那只抓挠我五脏六腑的暴躁野兽因为我不是例外只是有小小的可能逃离怪诞的马戏团，逃离可悲的庶民，逃离一片疲惫不堪、奄奄一息的海洋，是的，我必须战胜那些可怕的排泄物和畸形的野蛮行为只要青春的生命力还在助我一臂之力我就会继续战斗。努力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数个小时不眠不休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不仅仅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书，也有关于解剖学的以及与那些有非正常经历的人进行的谈

话就这样我的生活在不断向前每次上课或是与学生以及其他老师的会面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和恐惧每次结束后我都会深深松一口气因为没人知晓我的痛苦年复一年我的作品越来越值钱而且同其他价值连城的作品一起被刊登在头版头条这些痛苦仿佛被掩盖了。但我对堕落的恐惧从未消失过因为我是一个堕落而饱受摧残的族群的后裔。

卡乔看出了我的疲惫我跟他说我刚刚上完课但我们应该去酒吧喝点爽口的我请客卡乔或是卡梅洛大喊不用了他请客于是我们出去了。我要了个火腿三明治和一杯气泡水卡梅洛要了一杯白兰地酒保在给他加热杯子¹时我意识到了他是在展示自己的品味。他问我喜不喜欢白兰地我回答说我不喝酒。我们回到我的公寓时彼得拉已经在准备晚餐了。卡梅洛刚刮过胡子，脸上有种怪异的表情差点让我笑出声来但我忍住了。我画了很久。我越早完成这幅肖像画越好因为我需要好几个小

1 温和的热量可以增强风味和香气，于是有些人在饮用白兰地之前会用手掌、温水甚至明火略微加热酒杯。

时来备课于是我把卡梅洛或卡乔画成了他本来的样子只不过五官和表情更加精致。我答应他下周完成这幅画接着用一块布把画盖起来了。但这位害羞的模特也没要求看看。

彼得拉还在做饭弄的是意大利饺子和一些肉。她在离我们最近的“巴黎”糕点店买了一份甜点她叫我去厨房问我是否可以邀请卡乔共进晚餐。我说可以但以后不要了这位先生请我们也请得太多了。彼得拉明白了。晚些时候我们会认真谈谈的。

彼得拉对（此刻）沉默寡言的卡乔或卡梅洛发出邀请，他接受了。他很高兴并主动请求去买点红酒或者香槟，我说我们不喝酒彼得拉看起来很失望说她要喝，但他坚持要买因为意大利饺子的香味勾起了他作为意大利人的天性必须要小酌一两杯我无法反驳但我告诉彼得拉你得喝软饮以后不要反驳我了我有自己的考虑她答应了。

我们开始用餐卡梅洛对意大利饺子大加赞赏彼得拉说她自己做了蔬菜馅儿还有那个酱汁但我知道垃圾桶里装着买来的意大利饺子的盒子还有酱汁的包装这小矮子耍花招的水平倒是高她肯定

在密谋着什么卡梅洛从面包篮里抓起面包蘸了酱吃不断称赞着说这味道让他想起了他妈妈做的番茄肉酱因为斯皮查福科家是西西里人非常喜欢吃意面他如饥似渴地吞下彼得拉精巧的杰作她没有意识到对一个西西里人说谎是多么危险，即使只是关于意大利面的谎言。用餐结束后我会澄清几个模糊不清的问题。诸位读者会赞赏我在写作方面的进步尽管标点符号的使用还不是完全正确但我保证会纠正它们的各位一定要原谅因为一下子学会所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我已经仿佛在很短的时间内跑完了一场马拉松。我觉得我也算有文化了。如果我的天赋不是这么孱弱的话我会更有教养的。

我们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卡梅洛问你们是不是缺个电视，是的，我们确实没有电视，但不用了，我们不要。“为什么不要？”彼得拉问道我严肃地说够了。

没有地方放电视因为我的桌子和我的画占据了太多空间两张小床占据了尽可能小的空间一张是我的另一张是彼得拉的还有那些椅子和一张有时用于吃饭的小桌我更喜欢在酒吧吃饭而彼得拉

谁知道她去哪儿吃呢。

电视是个暴君它会让彼得拉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也得为了我的教职和作品努力。电视放不下了，我坚持道，也给出了解释之后就没有再谈过这个话题了。

我们听了一会儿广播卡梅洛感激地道别。我看了看彼得拉的表情。我不想为了任何事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复杂。

我告诉彼得拉我们需要认真谈谈这个问题，我就直说了，卡乔·卡梅洛·斯皮查福科，因为我们得把这件事说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每个标点符号我都会放在准确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要好好地喝一杯热热乎乎的卡布奇诺。彼得拉有点不高兴我不喜欢这样。

彼得拉，我对她说，卡乔·卡梅洛·斯皮查福科先生已经跟我们完成了这间小公寓的买卖而我不想跟他成为朋友因为我对卡乔·卡梅洛·斯皮查福科先生的生活一无所知趁他还不敢大胆行事，我希望向他表明我们跟他接触只是为了购买公寓这样他就不敢赠送贵重的礼物了因为我们是在自

己的行业辛苦劳动靠汗水谋生的人你明白吗……彼得拉别以为我忘记了你犯下的暴行我不是在批评你但这位先生是意大利人来自西西里岛你不能玩弄这些人因为他们人都很好但如果你在有些事情上让他们失望了你今后可就再没机会信口雌黄了现在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在意大利饺子和番茄肉酱的事情上撒谎……你在跟那位先生调情这很危险……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再也不会帮你摆脱任何麻烦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那位先生下周会来取他的肖像画这是我送给他的自此我们互不相欠如果真的欠过什么的话。

彼得拉把她的身体蜷到最小开始哭泣。我告诉她，我们的生活从未如此平静我们应该继续这样下去但我不会强迫别人因为我天生不是一个专横的人如果她有其他机会想要与我的生活方式划清界限希望她可以明说。

彼得拉的决定

我们躺下睡觉很快我就听到彼得拉的鼾声我意识到我对于将来的行事准则的提议并没有对她产生影响。

我躺在枕头上看月光穿透玻璃照在这个长着一张成熟女性面容的小姑娘的脸上，她的鼾声让我彻夜难眠而我需要整夜的休息才能支撑我整日的工作。

彼得拉要么是缺乏决断力要么是没有反思过自己与那些男性来往的活计的可怕之处还将她所谓的工作和我的工作相提并论即使她得到的报酬极低客户有着许多怪癖他们打她咬她用力吮吸她的脖子这倒是帮她获得了更多的客户别人都会知道她的营生因为她脖子上的痕迹无法用化妆品手帕或者围巾来掩盖这暴露了她的赤裸，她的道德败

坏，她的真实面目她将自己委身于残忍之徒这个可怜人一开始男人对她热情似火给她够多的钱财之后她欠缺思考只得每况愈下。虽然我以前认识她，但现在我认不出这个奴颜婢膝的人类渣滓了，经过很多努力我在写作方面取得了进展我在美术学院的学习也到了最后一年而且由于我绘画水平很高，他们允许我给低年级学生上课这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这只可悲的小老鼠或者说几乎是人的小东西何处是她的归宿呢我总是帮她她也依附于我即使我也不太正常，我把她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但从未试图把她从已婚老男人和变态单身汉和其他谁知道什么东西的抚摸与蹂躏的黑暗生活中拯救出来……我是为彼得拉做得太多还是太少了呢？我不知道。我永远无法知晓。

在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注意到那只人形的小老鼠用她小小的眼睛在看着我我想假装睡觉她说别装了她知道我在想什么如果我要求的话她就会收拾东西滚蛋不用担心她可以去跟她父母一起住，也就是因格拉西亚姨妈和小丹尼利姨父，即使在最糟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一些恐怖的事情比如

翻过或者爬过围栏在另一边卡丽娜的灵魂会责骂她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我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她的未来我对她说快睡吧我不困我得画完卡乔·卡梅洛的肖像她抱着枕头很快开始继续打鼾她的意识是如此脆弱，这么容易进入无意识的状态。

但我不是这样的人那天晚上当我在灯下清洗画笔时我在帮彼得拉做打算。因为我的高年级学生会来我的房间我的画室而那些男生可能会认出彼得拉，但愿不会，但你们都知道这事可能会发生。

而彼得拉是独一无二的你不会把她和其他人搞混。

第二天清晨我就画完了肖像。我画出来的卡乔·卡梅洛比他本人看起来好得多。我把他小指上的骑士戒指画得很醒目因为他曾对那枚戒指大加称赞钻石在他短粗的手指上闪闪发光。彼得拉起来了她去准备了牛奶咖啡和羊角包当早餐。我注意到，这个小姑娘的脸变得苍老了，或者可能只是我的想象吧。

她又提起了那个话题。她说如果她让我烦扰

了她有地方可去我赶紧否认说没有而且她还投入了一些钱如果她决定搬走我会还给她的因为买下这间公寓的钱大部分都是我出的为了避免误解一切都由公证处做了公证，但我还是没有决定让她离开还是留下我们之间充满了嫌隙为了让我俩都好我有义务包容一点。

彼得拉比我想象的机灵得多她在早餐时坦言如果她离开她会想念我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帮助过她。

至于她的工作，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对她而言已然是种负担现在她害怕感染流行病宁愿待在我的公寓里但我要还她一点点钱只是很小的一笔钱这样小公寓就会成为我的私有财产了我觉得这很公平我也同意去公证处办手续。我们这天下午就去办好了手续之后我还去上了课还参加了很多跟我专业有关的活动想必她也一样我们直到晚上才见面一起在酒吧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在那里她低声下气地问我还能不能睡在我的公寓里如果不行她就要搬去她父母家了我说她还是我的雇员而且我要把她的工资从五十涨到一百。她高兴

极了眼泪夺眶而出。

接下来的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俩还应该讲明某些情况或者试着消除芥蒂。

突然我们几乎同时开始说话我让她先说了。她说自己还欠我一个人情因为还有些事情她没有让我知道明天晚餐的时候，因格拉西亚姨妈和小丹尼利姨父，也就是她的父母，会过来到时候我会知道的。

我眼前浮现出一片灰蒙蒙的雾气。我又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我幼年和少年时期那是贝蒂娜的尾巴即是弃她而去的灵魂但后来有更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我却未能预见。

她开始铺垫但说得不是很连贯还说了她父母还有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和他女朋友阿妮塔·德尔波特·卡瓦列罗的名字，我想就这样差不多得了她请求我允许她在我的小公寓里举行一场私密的晚宴她还给我准备了惊喜暂且保密还在城里很有名的一家熟食店买了食物，她还准备了饮料还要精心布置餐桌她跟我保证这是她最后一次打扰我因为我确实也有不少烦心事，但她

恳求我再耐心一点点一切都会如水落石出般明了。

不可否认那天我上课时一定拼尽了全力笔头被我画到冒烟我感到精神混乱但还能够克服我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了什么和我努力完善自身相比都没有意义。我看了好几次时钟想起我多大了才学会看时间这冰冷的狗东西，它老了，摇晃着我的躯体我害怕时光倒流。

黄昏寂静又来势汹汹。

彼得拉一大早就待在我的公寓里，或许她就没有出去，地板和家具看起来都十分干净光洁。餐桌已经布置完毕我的画作、我的工作台等等都被搬去了小储藏室这几乎让我气到爆炸但彼得拉保证就这一次我去冲了个澡在储藏室里画完了一幅画。

当我试图逃避残酷的现实时，我就会陷入昏昏沉沉的状态于是在工作时睡着了后来我被一些声音吵醒了熟悉却又被我忘却的声音。

我出去迎接这些声音眼前的人群和壮观的场面都让我惊讶不已，天哪，那张非比寻常的餐桌布置得仿佛多年以前在父亲抛弃我们之前大家在一起纪念某人的洗礼或生日，他们甚至摆上了多枝

烛台烛光让食物熠熠生辉，来客们衣着光鲜，精心打扮，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让我感到惊异仿佛那是我在储藏室里睡着时被创造出来的而那并没有过去很长时间我看到彼得拉像只黄蜂一样麻利地四处走动我还看到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和阿妮塔·德尔波特这一对儿他们身后是卡乔·卡梅洛·斯皮查福科他在门口挥着手我还看到了因格拉西亚姨妈和小丹尼利姨父……还差谁呢？是的还差何塞·卡马莱昂老师和他的妻子贝蒂娜后者跟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亲戚除了阿瓦洛里奥和阿妮塔这一对儿。鲁菲娜来了她拿着老师和他妻子送的花，大家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了还有一封小小的信是给彼得拉的我觉得那应该是给我的毕竟我是房子的主人，但事情就是这样。

我感觉巨大的变化即将到来而我将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但我并不在意只要让我平静地工作过我自己的生活就行。

我跟他们问好他们也跟我问好我们围着桌子坐下每个人都有盘子餐具水杯和酒杯还有用来咀嚼的下颌因为吃的真的是太多了什么都不能错过

我问这么大排场到底是什么情况。

鲁菲娜请求发言她说她不参加宴会只是捎来鲜花和信因为她的雇主们来不了因为贝蒂娜夫人晚上不出门她问过好就道别了。我陪她出去她跟我说她在考虑回老家圣路易斯因为先生和女士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请原谅她但她厌倦了为这可怜的女士清理秽物后者控制不住自己的小便和其他玩意儿也不想再看到忧郁的先生闷闷不乐的样子是时候让他自己打扫卫生或者别的什么了因为她再也受不了了。我觉得她的话听起来很合乎逻辑。

彼得拉打开信封开始读信亲爱的彼得拉我们祝你永远幸福但我们不能去你的聚会因为我们晚上不出门。

“彼得拉的什么聚会？”我尴尬地问道卡乔·卡梅洛答道他要在彼得拉的父母，也就是因格拉西亚姨妈和小丹尼利姨父的见证下跟彼得拉求婚我结结巴巴地问彼得拉为啥不跟我说她说是为了给我一个愉快的惊喜我叹了口气啊……

卡乔·卡梅洛风度翩翩四处打量众人纷纷微笑露出牙齿表示对他的接纳只有我独自跟我的守护

神圣女丽达¹ 祈祷希望她未婚夫永远不要发现……你们知道我说的什么如果他知道了会像一个西西里人一样爆发的但当卡乔·卡梅洛起身致辞时我又吃了一惊，他举起斟满香槟的酒杯为这位身材娇小却心胸宽广的小姐干杯她不幸失去了小姐妹卡丽娜总是在他怀里哭泣这证明她有着善良的心灵和同样善良的灵魂还有她宁愿陪伴她孤独的表姐（也就是我）也不愿跟她父母在温馨的家里享受平静，真是一堆废话。

我脑子里重现了那个卖土豆的嘴里塞着自己下体的悲剧然后我和彼得拉费了好大劲消除各种痕迹为了掩盖真相我们像两个哑剧演员一样在邪恶的舞台上表演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个小矮子是多么危险。但我发誓这次我要从这个肮脏的悲喜剧中全身而退。

男方还在滔滔不绝，女方的父母喜极而泣而其他人不管是不是亲戚都在微笑，他们说明年一

1 备受尊敬的天主教圣女，以其非凡的忍耐、深切的虔诚和被赋予的圣痕而闻名，常被称为“绝望主保”。

月吧因为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到时他们会在教堂结婚他们选择了圣庞西亚诺教堂因为庞西亚诺是卡乔祖父的名字。

而现在，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说，我们将戴着这对戒指订婚各位注意了，他强调，戒面镶嵌的是一颗铂金钻石，戒环不用说肯定是金的里面刻有我们的名字和日期，也就是今天，我要为我的新娘，未来的妻子戴上戒指请她也为我这样做。掌声响起然后他俩亲吻。我几乎没有挪动过因为我很害怕有些反应过度但我恢复过来了我见过更糟糕的情况我只得在座位上开始鼓掌。

卡乔·卡梅洛坚持要讲述他们的冒险经历和幸福的爱情故事他告诉大家公证将在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早上完成而当天晚上则在教堂举行婚礼新娘会身着最好的真丝婚纱他的一个叫小卡梅洛的侄子会来托着裙裾之后他们会去埃斯特角城¹度蜜月。

他向我道谢说我对他未来的妻子很好这点他

1 埃斯特角城（Punta del Este），乌拉圭南部的海滨城市，为世界著名疗养和度假胜地。

永远不会忘记然后我去了储藏室把画完的肖像画带了过来大家都惊叹不已卡乔·卡梅洛十分高兴说你注意到了我的骑士戒指是十足的钻石这真是太好了其他人觉得画上的他看起来十分英俊他也这么觉得并表示自己配得上他的小娇妻，一个小小的圣女。

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计算着彼得拉还会跟我待多久希望这些日子快点过去。

然后该彼得拉发言了她说他们为民事婚礼和教堂婚礼选择了同样的证婚人她和她亲爱的小卡乔想了很久最后决定是因格拉西亚姨妈和小丹尼利姨父，是我的姨妈姨父也是她的父母，另外还有阿瓦洛里奥·德洛斯桑托斯·阿波斯托莱斯和阿妮塔·德尔波特，我感觉这个小矮子从没爱过我，我感觉在她身边可能会有危险我看到了她老鼠般的小眼睛里闪烁的火光这让我感到灼痛嫉妒这项不可饶恕的罪行让我毛骨悚然，我决定一等到桌子收拾完毕公寓重归平静，等到彼得拉疲倦地入睡的时候，我就出去找一家熟悉的旅馆，至少那

晚要这样，之后再看情况，那晚我感觉彼得拉很危险因为她喝得太多了但眼睛一直盯着我。

几乎到了黎明时分我才离开打了一辆出租车它把我带到了火车站附近的旅馆他们给我安排了我和彼得拉曾一起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曾许诺我会回来的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信守约定尽管我没有带行李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我跟拿钥匙给我的先生解释说自己第二天早餐后就会离开。我几乎彻夜未眠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这实在是太让人讨厌了比熬夜还累此时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三点。

到我想要起床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了，我冲了个澡，没带换洗的内衣这是个麻烦事但事情发生得太过仓促我不得不忍受一下我的课上午十一点开始。我尽己所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大家没有注意到有何不同因为我平时也不化妆但我需要我的文件夹和画纸，我从不畏惧，尽管我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词汇，但我注意到前一天晚上忍受的神经衰弱让我的舌头打结了，这就是我对说话时遇到的困难的描述不过我几乎把它克服了，但这个打击太可怕了尤其是要理解填满了彼得拉心灵

的垃圾她本质就是个危险的罪犯我希望是我搞错了因为当一个人非常愤怒的时候他会对任何蛛丝马迹大发雷霆我很愤怒但没有表现出来，我天生的冷漠总能掩盖我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另外彼得拉的婚期也临近了。

之后我会换掉公寓的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忘记……忘记并继续完善自己尽可能地克服自己原有的残缺。这一点我不会遗忘。我越过了堕落的境地，在竭尽所能地靠向完善的人类本性。

我吃过早饭付了房钱打车去了我的公寓我匆匆地走进房间时看到彼得拉还睡在床上于是我一声不响地拿着东西离开了这里。

我到了美术学院一开始我感觉自己认不出这栋楼了于是就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坐了下来。我意识到如果再受一次惊吓我就会重新陷入自己拼尽全力逃离的阴影里于是我努力起身按时走进教室。我想没有一个学生注意到我最初的颤抖但没有任何结巴的话从我嘴里溜出来我又回到了这个已经被我征服的活生生的世界一切理应如此。

我去小酒吧吃午饭尽管我并不饿，但我紧张

时就会这样我点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软饮这时彼得拉仿佛从天而降来到我身旁她亲吻了我的脸颊这是我们家族中从未有过的习惯而我什么也没说。

她点了一份牛排和薯条以及其他美味佳肴，她饿坏了满嘴食物开始唠叨首先是小卡乔决定他们婚礼之前会住到斯皮查福科家的房子里去因为他姐姐是个高级裁缝正在给她做婚纱，另外小卡乔觉得她最好搬去阿德罗格的乡间别墅今晚她将会搬到她未来的家去，除非我觉得不合适我几乎要对她吼起来了，但我克制住了自己。

我们继续坐在那里，她吃东西我喝水我俩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我感觉彼得拉有话对我说果然没猜错。她说请不要邀请老师和贝蒂娜去她的婚礼因为他们不太体面，我不得不咬住自己的舌头不然我会让她去照照镜子问问她是否知道体面是什么意思，她肯定会把她那可悲的身体藏进捕鼠器里。但我什么也没说。她点了冰激凌一边像只丑陋的小猫一样舔着嘴唇，一边恳求我今晚见见小卡乔他想跟我谈一些重要的事情于是我跟她约好了八点见。

卡乔·卡梅洛·斯皮查福科

（小卡乔）的偏见

彼得拉搬走了。我开始享受独属于我的平静，因为我已经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周围的一切都是我的私人财产，虽然并不贵重，但都属于我自己……这是真的吗？我在自己买来的古董扶手椅上打起了盹，在淡紫色的云景中安然入睡，在灵魂的那张床单上，一只萤火虫在氤氲的墨色中闪烁我看到了两个暗淡的轮廓他们几乎是躺着的，我拒绝辨认他们，是的，我拒绝但他们带着绝望的迫切坚持着。我用最微弱的声音叫着贝蒂娜与何塞·卡马莱昂……他们在没有希望的腐朽黑暗里，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最后他们变成了幽灵，对我来说是这样，然后消失了。

八点到了有人敲门。我让他进来了。小卡乔

西装革履，还喷了阿特金森香水，尽管他费了老大劲儿收拾打扮，但他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个意大利佬了，他请求我允许他坐下问我吃晚饭了吗要不陪我去吃点我说我不饿也不想吃，等他走了我就去睡觉他说睡得可真早啊像鸡似的……像侏儒似的……我如此回答他而他笑得高高翘起的胡子掉了下来他说让我们进入正题吧，我本想再开个玩笑但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及时忍住了。

他跷着二郎腿，小短腿又粗又丑，他抚摸着自己的小胡子聊着无足轻重的琐事我让他讲重点。

对的，对的，来吧，来吧……他喘了一口气。我注意到他很难开口。我想如果他打破了我刚刚收获的平静我会拿一把椅子打爆他染成蓝黑色的脑袋。

我意识到说了侏儒之后他就会说一大堆废话，我让他打住他才开始说正事。

尤娜我明白您是嫉妒小表妹的好运，但善良的主迟早都会帮助善良的人，您看彼得拉过上了多么幸福的生活……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这个可怜的姑娘，她在您所处的这个艺术家

和波希米亚团体聚集的环境中保持了善良和体面即使您对这可怜的姑娘一直很慷慨，但这些沉迷夜晚的人不会成为她的好榜样，我将不得不努力让她忘却所有这些不道德的经历她曾身处极易被毒害的险境因为她甚至跟我承认有人试图将她腐化虽然她没有指名道姓，但请原谅，我认为您曾经多次试图这样做。不过彼得拉没有指控您，别放在心上，也可能不是您而是其他某位艺术家想要玷污她的纯洁……因此请您或者其他披头散发的浮夸人物不要再接近我未来的妻子如果你们继续这样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家族的荣誉如果有任何人胆敢诬蔑彼得拉，瞧着吧……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塞维利亚折刀，继续说他将割掉他们的舌头。

我一生中经历的所有磨难和悲痛如同冬日的倾盆大雨倾泻在你们知道的那张床单上，我却一言不发惊恐地看着那个可怜的傻瓜挥舞着那只若隐若现的手，他是唯一比我更不幸的人了因为他找不到任何补救的办法。他走了。

十二月、一月、二月过去了，三月到了我开

始上课。我如同新生，我能够稳住自己，办画展，旅行。

我抹去。抹去。抹去了一切。

一种巨大的忧郁侵袭了我的画作这让它们更有价值了因为人们看到自己的悲伤映射于此从中能够得到些许安慰。

我听说贝蒂娜去世了而老师因为要照顾这个生病的女人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一直没有离开那所房子我想起来那是我的房子，是给我的遗产，但我还是把它忘了。